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胡端敏世寧

胡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誕有異表，弱齡負巨人之度。讀書不治章句，惟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嘗數夢與于肅愍議國事於朝。家貧大布脫粟，弗支卒歲。落落自豪，不以動其意也。出贅昌化李氏，因補昌化縣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例有司給道理費人百金，世寧以浙右歲饑，却五十金。明年癸丑舉進士，時須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折節棄之去。時岐王開國庶務方殷，且羣從素驕，世寧惟謹禮明法，感以至誠曰：此朝廷法，卽



殿下家法也。其何敢縱此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也。其何敢不恤衆繇。是憚其正而服其公。在郡八年。補德安府推官。獄之小大。必以情幽滯。輒從平反。決縱民有包相之稱。郡故徭賦偏苛。積病日甚。屬世寧覆之。清里甲均差役。練民兵。廣儲蓄。諸條畫皆可以爲經。十三年。召補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抗厲法守。罕所撓。絀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參養。狙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行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必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

去今已百餘年風氣已與等

其要尤在知人不知人破格無益

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寔繇於此。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十四年。應求言詔。陳邊務十事。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繇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繇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乏人佐理。其來有漸。而所言士風國用。武備將權。猶切時病。間則延集郎署同志。講求匡濟之略。劑酌俗化之宜。西寧戾家訟久。更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矣。世寧一問。卽得其情。云法如是。特聽訟者善避嫌。不如我愚而直任也。訟者感泣而決。



皇明朝世系  
顧金箔者富翁也。被誣致大辟。世寧求得其情辨出之。顧後每過世寧寓門必稽顙而去。其不為威富所奪類如此。己丑叙進山東司署員外郎。遇毅皇帝登極。詔實授加奉訓大夫。時詔復求言。世寧陳六事。一勤學問。乞以大學衍義一書常備經筵講讀。中間所載如辨人材、察民情、嚴內治、教戚屬四書。尤乞更加詳玩。一廣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日輪對館閣。近臣不時咨訪。仍乞少降辭色。俾得從容盡言。一公用人。大要與前立賢無方意同一汰冗費。今民窮財匱而冗費愈多。羣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乞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加添若干。吏兵二部查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

增設若干。凡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仍伸諭左右及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又選剛正法司執持於下。庶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一重守令。今後百官陞授。乞略倣唐制。不歷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陞臺部。給舍庶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輔道。乞妙選老成之士為東宮官。其所講讀固宜稱堯舜述周孔而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及邊境艱危之狀。閭閻窮苦之情。宜一一備述。庶法戒兼存。而聰明日廣。命下其奏于所司。機戶顧謙侵官鏹累萬。世寧力正其罪。謙所解不能。乃于劉瑾懇下南道承瑾意。劾世寧為枉贖。上仍如其擬。謙謫配南道。臣抵重罰。世寧以守正而免於禍。正德二年丁卯。進署陝西司郎中。時

人亦當知  
自重乎



自重平  
人亦當

劉瑯守備南京而陝西司分轄八衛所武臣有犯至司輒賂瑯判一狀云問官有私卽無敢正法矣及世寧視象瑯絕無撓阻蓋彼檢諸司叅謁手狀獸無世寧姓名知其不可輕動也戊辰陞廣西太平府治屬州縣盡蠻徼瘴鄉以夷官統夷族羈縻叛服不常太平知州李瘠久悖亂阻聲教世寧至爲不置意中惟推誠羣夷絕贊餽簡禁防布恩信赤子撫之備恤其私夷衆孚格乃檄其黨有幹略者龍英州趙元瑤授計討瘠平之散其黨元瑤者瘠外兄也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勸索賂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于朝土官

大悅服思明府黃文昌兄弟稔亂拒命大將出征世寧協贊方略不費一矢掩捕成獄又平羅陽縣爭立定茗盈州疆土積惡頓息郡治三面逼江唯北無限世寧因民欲議建壺關甚堅厚萬夫畢集公費數十金皆出之士官費不及民繇是遠近威懷服順如良民又籍記治夷十事爲代者告未幾以母喪去官土人走送者以萬計七年服竟補寶慶府值巨璫借鎮守以事至郡而縣集夫數千且裒金伺餽世寧咸罷之接以常禮鎮守王潤乃肆橫索世寧折以法潤遽斂手他日其從人以左道寓郡世寧執之恣射平民者又執之潤銜世寧最深而猶稱世寧好官云府舊糧則繁漫吏緣爲姦病民莫可端究公類田均糧而畫一徵之民省歲供之半



闔境盡騷稱曰胡父是歲遷江西按察副使備兵東鄉巖谷峭阻羣盜穴之四出抄暴幾五年爲饒信患尤劇世寧論禁招捕威信明確次第綏靖擒賊怙亂樂庚二陳邦四秦原效順王賽一之死既而遷縣築城經武賑饑時爲語曰姚源之事三都堂處之而不足東鄉之事一兵備任之而有餘受調征姚源追蹙之窮其往調征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衛益國皆昌晨夜馳坑谷蒙犯矢石咸底克服又城廣昌城新城南豐以固防禦柄兵及同事者媚闕其勞績世寧不自白也初寧庶人宸濠志不軌構陷鄭布政岳觀世寧與鄭周旋且忿世寧論對峻直托以討賊迫世寧卽出省世寧亦因是不復至南昌他日憲司檄回賀濠生辰世寧曰是欲致

我而制之也不往諸守巡因亦不往至己卯之變竟以生辰世寧蓋見其幾云凡寧府事人卒吏至撫州營私殃民者世寧輒裁以法世寧念濠反跡已著乃中外側目莫敢言者感憤上疏悉發奸狀首陳江西賊情事勢撫勦機宜因言江西之禍不止盜賊蓋于時都御史俞諫用兵姚源久無功寧庶人有逆謀故世寧言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展轉賊益無忌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災卹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又江西天旱日久千里赤地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粟無備省城被火

御中國賊  
無出此三  
言



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庄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員多受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爲盜、臣下恐有隱禍、及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衛、以來威勢日甚、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推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權便宜、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併新盜賊、應勦應撫、或先或後、悉聽計畫、區處更乞戒諭寧王、崇謙遠嫌、依祖訓止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人、恪守禁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施

舍已責惠及貧民、庄田基地悉還原主、再有積惡不悛、及投充撥置、法司提問如律、庶幾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累千餘言、事下兵部、取旨移文寧府、令自鈐束其下、而濠至涕泣有自咎語、亦懼且悔矣。自世寧厨廨門達、本貫舊任濠皆置人焉、然覘其廉正、不可汚乃、摘前疏禮樂政令、不出朝廷諸語、爲離間親親、妖言誹謗、奏逮之、旨未下、而陞福建按察使、離任矣。臨發中食毒、下血幾殆、蓋濠爲之時、按浙御史潘鵬、卽後爲濠賈、僞檄者、忽遣官挾寧府私卒、盡囚世寧家人、誘欲執之、世寧慮往江西爲濠甘心死、不白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乃得間道歸身京師、繫詔獄、刑訊踰年、濠必欲殺之、賄結



諸用事者朱寧張銳蕭敬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抗章言其應死者三卽前所摺離間妖言毀謗也世寧瀕死幾矣言官交章論救不已用事者迫於公議得減死謫戍遼東潘陽中衛丙子秋抵遼撫巡而下極禮遇之世寧不就館穀躬履行間爲講學授徒自業凡四載十四年六月濠舉兵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死之陷南康九江攻安慶將進窺南京王守仁以都御史倡義兵討平之十五年始直世寧起徒中爲湖廣按察使十六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世廟更化首獎忠直世寧遂手疏勸上修德講學薦魏校何塘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玉堪輔弼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指揮使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蔽松

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北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郎等二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爲我藩籬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讐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景泰間添設總兵官都御史專治松潘然四川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維州之失竟不能復董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堡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而住劄綿州叅將二員分治東南二路遊擊二員往來於中每歲二八月中松潘總兵與



茂州叅將會議一次、松潘兵備與茂州兵備會議一次、每會皆游擊率兵與偕、軍威猶振、以後因事革去游擊、弘治間承平日久、巡撫官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則罪以玩寇、失機由是官軍喪氣、惟扣糧閉口以賂番、或棄兵械爲番役矣、以是番人日橫、邀劫道路、殘破官堡、官皆不問、邊堡有報、匿不以聞、不幸敗露、事聞于朝、則反以隱匿之罪、誘之下吏曰、彼未報也、因循歲月、坐致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取此之繇、今欲通之、要在威信、兼立撫治、兼施又在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其曰添兵將者、欲如舊制、松潘另增一員、專管登茂、另設游擊一員、除見任曹昱管轄松潘、另增一員管轄登茂、

令其各選領精兵二千、常在會城就糧屯操、仍依舊規、不時轉往松潘巡察、以振威武、或他邊有警、腹裏寇發、量其事勢輕重、調遣朝報夕發、早行撲滅、其曰更賞罰者、一則不欲以首級論陞、恐致貪功而取敗、一則惟欲以隱匿爲罪、酌量失事而置刑、下兵部條議、謂較首虜論功、乃國家定制、若舍首級、不論則巧立名色、冒濫功賞、其弊愈滋、惟在撫按等官、覈驗得實、則自無弊、其鎮巡等官、隱匿失事不報、及縱容勢要人員、奪功買賞者、俱聽巡按御史劾治、至于撫御之策、大率以信爲主、而恩威兼施、招來熟番、使爲我用、則可不煩兵餉、而道路自通、番夷畏服矣、議上從之、又劾退貪虐帥臣張傑、太監趙欽、蜀境大悅、方討滅亂番、節孝一族而代者、



至矣嘉靖元年遷吏部右侍郎道聞父喪去官三年詔議睿皇尊號屬時江淮薦饑廷臣伏闕強諍多被杖除名世寧免喪居家上奏曰陛下踐祚之初臣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萬幾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彼憤激愈甚以致聖心赫怒薄示威罰朝野肅然震悚聖武昭彰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蓋三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者也辟如天地仁則生成之德明則日月之炤皆不可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必多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

萬古名言

善于立言

而武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為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其間或有心實忠良體素怯弱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繇羣臣愚見憤激之過然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於殿廷刑辱加于士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方今急務孝親為大保民為本乞早定進崇大禮肆赦羣臣小過使之各陳救荒弭亂保民之策而議行之以綿皇祖考萬世之祀則陛下萬世之孝也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為禮部尚書此古聖王知人善用之美書亦何必嫌疑固辭但恐後有文



已見後日  
事

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援書爲例夤緣結托不繇衆推以得侍  
進者。聖明于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  
英達今雖執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  
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乞以天地日月三  
無私之心。炤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  
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繼復  
疏舉前古治亂。關於戚宦宰執者。以規警當世。明盡懇直累千言。  
不果。上既有議遷。顯陵于燕山者。世寧乞嚴絕。儉玉君臣協恭。  
惟任賢保民爲務。并前疏並進。上覽畢深嘉之。自此浸尋大用  
矣。四年以兵部左侍郎召世寧前謫遠。備詣東北兵政弛敝。進備

邊二十五策。皆防戍長利。會官匠陞職過濫。世寧言比者官匠趙  
奎等五十四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祖宗列聖以來。臣  
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今官賞  
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陛  
下爲。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  
周縉王本等奏乞錄已故太監羅籥秦文宗屬詔復從之。于是尚  
書李鉞復以爲諫。上以陞授官職亦先朝故事。戒勿復言。世寧  
復憂時事。獻三經講議。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戒媚嫉。尚書惟辟  
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之章。以慎幾事。多中時忌  
皆留中。於是言者劾世寧。啟造密導。長殺之。漸世寧乞骸。上鑒



留不許大禮成世寧與加俸辭以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極言治道于後故僭言大禮于先况屬論定之後不敢祇領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言者論列未已世寧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丁亥考察留都五品以下文臣多所鑿正五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舊凡轉輸至者弗獲時納或候至數年乃使謂內監曰如更阻難當別有處耳蓋欲奏使征輸京師也不數日納竟者五十餘輩又福建解至料銀幾二萬兩皆赦前已徵者也所司以時價不讐欲令加徵乃爲疏言各省未輸者盡聽蠲免而此解至者反欲加徵情理豈堪得請直輸其銀于京一省免重困以左都御史召過浦疏治河事宜及瀕河夫役之困道改刑部尚書尋用詹事霍韜言

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掌院事七月詔世寧入振舉憲度釐正敝習世寧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治有要中而已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君喜有賞怒有罰若當喜怒而隱忍不行或既喜怒而留滯不化又或今日當賞而以宿怒格之不賞當罰而以宿喜縱之不罰又或事宜賞乘喜而過賞宜罰乘怒而過罰皆中之累也周公告成王曰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倅大成裕汝永有辭近見撫按叅官本中有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卽坐賊奏提者至或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維繩武職小官以塞責臣恐刻薄成風非悖大明作之意也及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舜之大聖亦欲其臣之正諫也雖樂正諫而又曰朕



聖讒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讒說而又曰欲並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不得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矣。舜之執中著于聽言如此。夫人臣事君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古之道也。士學不明以將順為逢迎恥以自居雖有德意宜將順者曲加阻遏而掠匡救之名若夫心非為公意圖媚寵排擊忠良陰除異己欲致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亦已甚矣。陛下至明屏除略盡但臣獨念其間有事當言而過激心無他而見短若此者與讒邪同棄深可隱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莫之敢論臣請得與吏部考覈之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短長次第

疏進或稍收叙庶無遺才古之論用人者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者難其任慎者慎於聽察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以任君子也。臣願陛下務存難慎之心收和一之效勅諸臣彼此相濟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上覽其奏以為得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惟查覆事已之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填七八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進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兵部尚書李承勛及世寧言人人殊韜疏略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注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與方獻夫以為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為之束捍東北諸山且列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河遂



後朱司空  
開夏鎮竟  
用此策

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急宜先疏通  
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疏濬  
淤沙以通運道然泥沙隨水自高而下挑濬未畢水至復淤雖日  
役萬夫力猶不足今沛縣既塞運船皆繇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  
河迂回不過百里湖面寬夏秋水溢則患覆溺冬春水涸則慮高  
淺若沿湖築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  
涸易為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則石堤  
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丁夫以濬淤土  
愈濬愈淤勞役大不牟也按古黃河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  
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濤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

河之不北  
性已定矣

衛之為御  
乃北人音  
非御也

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至于臨濤  
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其壯自倍此其為便利  
一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于淇門  
入於御河即汲縣衛河也今繇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  
便導河水注于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繇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  
流至於衛河沿臨濤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迅仍繇徐沛達于臨  
濤至于天津是一舉而兩得運道也此其為利二也承勛言黃河  
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治水者因其性而導之今日之功  
但當疏濬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於大為害耳按黃河入運  
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為患自渦之源塞則北

水分則流  
緩流緩亦



易於  
水合則

出小黃河沿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于是豐沛  
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闕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  
舟若益徙而北則徑奔入海安平鎮可慮單縣穀亭百里生靈之  
命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河何  
繇通臣愚以為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衝決之患此下  
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必因其舊堤築  
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為患此則上游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  
為不若於昭陽湖之東引諸泉水為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  
河為尤便然大役一興為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  
河工今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就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

策  
今正用此

我朝河工  
獨急原為  
運道

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  
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  
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  
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  
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  
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  
雙河口至魚臺場口出一自儀封至歸德徐州小浮橋出一自  
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淄溝出六路皆入漕河  
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  
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為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流河



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管濬以分其上流。自汴東南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堤至豐單之黃德賀固楊明等集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爲運道計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於昭陽湖築堤則沙積復壅不若于湖之東岸膠沛魚臺鄒縣間獨于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其間不過百餘里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岸以爲河之東堤今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勘酌舉行。上從。

私通者原  
不藉謁

之執政請禁私謁。世寧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繇知其心識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之當難矣。上是而從之。以近年刑獄未清乃裁上畫一之法申明職掌凡十條。最後一條曰內臺之職專以糾劾有司辨明冤枉也。乃獄情微曖所當審議酌中以處者多端矣。今天下赴愬之牘有奸民畏死每歲奏辨輒行再問以緩須臾者有實則寬抑而所司不理第遵原案增設具上者有貧民無力奏辯而卒死獄者有富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是足以上累聖德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忌刻成風動致毀謗則終身嚴黜如浙江僉事彭祺爲令以循良稱爲御史以守正著徒以發一



豪俠之罪受謗奪職臣以爲諸如此者有大臣爲之申理宜特復之。以爲守正之勸。大臣申理無實則聽言官劾劾耳。因條例所當禁約者。以上乞下諸司遵守焉。上曰。卿言皆慎重刑獄疏理冤滯之意。其令內外刑曹一體遵守。若朝覲考黜官已有累朝禁約。難以輕改。果有執法被誣者。許大臣言官即時論辯。吏部仍查訪可否。具奏定奪。蓋考察奪職者。始許大臣言官論辯矣。世寧又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亦徒弊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刪繁就簡。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

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削。惟聽吏胥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遍者。乃以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當如是。臣願申勅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炤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重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辭。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上曰。覽卿所奏。具見忠愛。諸司奏章俱朕親覽。自今不許詞煩。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幾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世寧之再召也。執政有力焉。世寧終不與黨入臺。閱月復改刑部尚書。世寧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日閱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并寬其文法。三久任布政使。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



事三年間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以便之  
任六布按二司只于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北交遷七才力不及  
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方八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宜越資  
用使之諳練邊事以備邊鎮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  
宜選用有精力諳土風者不可槩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靖二年  
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與養病休致者一體  
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疏入上荅曰卿才識老成召用未久宜  
盡心供職不允辭所陳勤學事朕深用嘉納朝覲考黜官係累朝  
舊例不宜更變以啟紛擾其餘下吏部議行世寧又言詹事霍韜  
項固辭恩命者其心不欲以議論編摩爲功而虛受高位無所事

事也臣觀韜之爲人薦賢如不及論事嘗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  
儷誠爲宗廟之器社稷之福陛下有臣如此不宜久置優閑而  
使專事編摩也竊惟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  
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稔熟故彈劾多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於  
輔諫之官亦廢不設老成正直之言自是不颺於庭誠盛世缺典  
也如韜者特授以都御史仍兼詹事學士之銜不使在院聯署刑  
名考察諸務惟專以論思繩糾爲職凡事于君德朝政有所闕漏  
及大僚之中有衰病不職姦慢不忠者責其指實上聞則朝廷有  
直臣上下無過舉後若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已疏入上優詔  
荅之先是新河之議始于世寧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行之稍急



以致人言應期罷去事以中止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既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才具疏偶與臣合遂爾奏報爲國家興莫大之役第初議限六月而應期勇于集事功厯四月已十成八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譟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爲重亟止其事尋命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此至于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遇寬大之朝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值大事必追責首議之臣應期止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爲戒皆臣一言之所致也請與應期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

上馭臣賞罰之公明愚臣死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悉主情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能無罪業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職不必引咎自責世寧於重辟擬罪研究情法不以文法嫌怨自阻雖奏當論定罪在不測衆知勢不可反者世寧知其非辜亦奮身執議懇惻別白爲上言之弗憚已上常感悟納用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與敗土魯菴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秉政大學士楊廷和也上嘗嘗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再阨於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是時王瓊雖去位而有憾于廷和澤陰嗾議禮諸臣桂萼方獻夫霍韜張璠謂菴達寇暴哈



大有方量

密淪陷職自九疇啟釁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世寧昌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世寧乃奏述西事詳辯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豈以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繇是貸死戍邊廷和澤免於逮七年春世寧疾作乞骸命其子純入監讀書先是太監剛聰赴南京織造世寧時任留都司空嘗以禮法折其橫矣至是聰誣漕運官軍兵奪其織造之貲幾陷二千人世寧乃疏不宜濫及以驚衆上是其言得從寬決至秋聰家僮許聰自私誣衆之罪上怒下聰獄抵法而世寧言益信焉世寧掌邦禁凡十月其於中外諸司要囚劇獄多所平反類如此時刑官分錄天下罪囚

刑官宜爾

事竣世寧悉審別當否品其勤惰而劾其縱者三人其因事建明得著爲令者三親屬犯姦者減死一也竊盜自首得減者免刺二也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並以枉法科賊三也時奏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齋宿忽風霾異嘗世寧求黜應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寧疏辭且言甘肅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弱才恐負重任再辭不許則陳兵政十事一定武略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今境外西夷已有祖訓不許輕伐惟謹邊備虜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至於民間之盜則宜申勅巡撫兵備立爲定制居常練兵足食盜賊一發卽舉兵撲滅于微散其脅從殲其渠魁毋事姑息若一時稍有



挫衄則當責其後効以收全功其或隱匿坐視若爭權阻事忌成  
毀功者皆當嚴治重者論死一崇憲職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兵將  
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視他官爲難宜令吏部訪舉年壯  
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者而專任之寬其文法使得  
便宜從事聽其從願罰贖措積錢糧久則加秩陞轉以償其勞然  
後人肯用力一重將權我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  
不與者勝汝等識之此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  
遇一敵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繇  
中制而欲責之成功不可得也乞自今假以威權使得專罰多與  
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陞賞有罪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  
不失而成功必矣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類皆游惰之民  
未經戰陣緩急不足賴請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游擊二員  
增募兵六千分隸之使之無事則在京近郊佳劄另行操備有警  
則併調一隅防戰浹旬可集此于緩急中外有倚一更賞罰以首  
級論功非舊制也夫兩軍相敵呼吸之間何暇取首必我大勝彼  
大敗追亡逐北然後能取而取之者多非真也貧軍奮死殺賊意  
在論級陞秩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甚者  
爭取首級自相蹂踐爲敵所乘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至  
行罰則被虜殺掠四五人卽坐克軍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



級輕重不倫甚矣。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我軍被傷，指名可驗，而殺敵者不能取首，不以功論，反寘之罪。故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鄉民任其殺虜，惟事欺隱而已。乞自今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殺傷相抵，卽無首級，亦不罪。力所不及而失備者，雖被殺虜至二十人，亦免充軍。惟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坐克軍。至兵力相當而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卽被殺虜數十人，當以失機論。若干戰勝，叙功惟據巡按兵備查審。其設策與當先破陣，其殺死幾人，量爲給賞，不必保陞。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力出衆者，始請陞秩。若巡撫總兵失事，互爲隱匿，或冒功賞。

其所私者，悉從巡按御史訪實糾舉，必加重罪。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治之之法在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鄰族上下惟吾是信，而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有訟則速爲勘剖，應襲則早爲勘保，脫有叛亂兼并者，則命其鄰黨合征之，征而不服，至於擒殺之，尤當順其民情，審其事勢，或設流官，或復土官，或統爲一，或令分屬，求其相宜而後已。欲絕其爭襲之患，惟令土官每舉子必申報所司，嚴爲記籍，以便稽驗，杜其爭端。凡此皆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於民，然後可行也。一足邊儲，曰廣屯種，請令各屯原額土地，有拋荒及空閑者，無論土豪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



樂于興種民間穀賤而邊儲易足一興鹽利請廣開中之數先以引目付之邊臣令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有違限不完者轉給他人而又寬私鹽之禁如都御史王鈺官抽其半許令自售則公私鹽利皆歸之國而財可恒足也一預收糴各邊管糧諸臣宜令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時或年豐米賤卽爲措置官銀多糴貯倉使足二三年之用卽以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之所收糴或應輸邊糧地方時價騰湧量令折銀以備糴用通融計處務使官民兩便而糧草常盈可也一絕弊源正德間權奸贖貨致令小人冒功世襲武職大壞國典至于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自今官舍軍民有殺獲功其陞級者仍填註

原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官除有戡亂平賊奇功准世承襲爵秩外其有聽子姪夤緣冒陞文官削籍武官揭黃至于軍匠額外濫收者俱發邊遠克軍則奸弊永絕而財無妄耗一正謬誤近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還職且以指揮使言之立功五年計正俸實米四百八十石除俸折鈔者一千二百六十石俱不得支今納米五十石卽與之支何多寡不倫如此又如邊衛武職有犯應調外衛者彼皆安土重遷且生長邊方習於邊事第宜量罰邊糧或令降級或令減俸亦可示懲又何拘於調衛之例又武職有犯克軍者長子承襲支俸次子代罪克軍抑何不均之甚此等亦宜降襲免其克軍故例京衛官有願改註外衛者聽夫京衛多



行其所奏  
乃受官古  
人立朝先  
資拜獻如  
此

冗員有才而不得任事者衆調之外衛可使自効况出一指揮使  
月可省京儲米八石可養壯士八人今且廢格不行臣謂此皆謬  
誤所宜改正者一恤人才今天下士習率多依附自保而能致身  
爲國絕少臣素知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揚必進皆  
有勞勩于國家乃以一事一言之失而屏棄之宜收復在位以備  
他日緩急之用疏入上批荅曰卿素著謀猷且諳練世務觀所  
奏悉經國籌邊至意事關兵政者待卿逐一審處具奏定奪在別  
部者令各詳議以聞世寧乃拜命會桂萼廷議銷兵世寧證古籌  
今辨其非是議遂格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  
東川三土官故與苾部爲唇齒自苾部改流官諸夷內懷不平反

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譎擒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  
存隴氏之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  
禍源永塞又貴州迤西兵備及永寧叅將宜移駐畢節以備不虞  
時巡按四川御史戴金巡按貴州御史陳講亦奏與鳳儀同世寧  
覆言革流官而復隴氏一節事體重大擅難輕議查得苾部自成  
化弘治以來數自讐殺時攻剽畢節界上因非以設流官也今隴  
政以爭襲誅死隴壽立又死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  
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會  
軌等遷去知府程洸迂暗不能拊循故苾部復亂令諸夷輒易其  
詞云勝真隴氏子願復其職夫壽政皆親隴慰子猶相爭殺二十



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股掌其他三長官  
司所統各寨不服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則昔日爭戰之禍今復始  
耳臣以爲立隴勝復土官不便議者謂烏蒙諸土官咸內不平及  
土人終憚流官約束臣請勅鎮巡傳諭四川貴州諸土官以仍舊  
世不復改設流官之意然後收叅部府舊印及鎮雄州新印告諭  
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奉職三歲不爲亂者聽逕屬布政  
司不復制以府治或願立土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皆隨所願若  
一人叛三人共滅之聽分其地有功者得除安撫以上不者有顯  
戮其隴勝令布政司羈留教育以俟別處改用程洗等以示不復  
立府則彼必心服地方自定王浚等請下吏部議治上然之乃

勅四川貴州諸土官或有定亂長策仍詳議以聞初土魯番虎力  
納咱兒引死刺二千餘騎犯肅州至老鸛窩堡時撒馬兒罕夷人  
以入貢留堡中虜從堡下呼諸夷與語問以通貢事游擊將軍彭  
濬急引兵迎戰斬首數級虜言欲問信通和濬不聽麾兵進擊破  
之虜退走赤斤使人持番文來言乞許入貢還羈留之使因委罪  
死刺詞多諄謾提督尚書王瓊等以聞因言番夷行且懼悔宜原  
其求通之情宥其不知之罪令通貢如故以罷兵息民并上彭濬  
及兵備副使趙載功狀時詹事霍韜議以爲土魯事勢可虞事並  
下兵部至是世寧覆言土魯番自通貢以來漸置奸回于內地欲  
取肅州事覺乃絕則多縱反間傾我撫臣然後不敢入寇今詔許



當時乃欲  
縛牙木蘭  
以與土魯  
番幾蹈悉  
怛謀之轍  
何哉

確論

入貢使方入關而虜兵已至幾危甘肅此閉關通貢利害較然甚  
明今提督等官既言虜薄我城堡縛我軍士聲言大舉以恐喝中  
國變詐如是而又言虜文懼悔宜仍許通貢以息邊陲前後自相  
牴牾且霍韜又以虜印信番文爲疑臣謂雖有印信亦不足據第  
不使墮其術中以疑我忠臣弛我邊備可矣牙木蘭乃我屬番爲  
彼擄去爲之用事今東身來歸是爲反正宜卽撫而有之以招彼  
携貳益我藩籬至于興復哈密之事則臣等竊以爲非中國所急  
也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昇之兀良哈文  
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况其初封  
忠順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卽故立其兒子

未幾卽絕而強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嘗二立三爲土魯番所虜  
乃叛我卽戎其民散亡死盡反勞中國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  
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  
我甘肅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疲我士  
馬窘我財力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彼難保爲不侵  
不叛之臣且哈密之復其力豈能邀截北虜使不過河入套也哉  
故臣以爲立之無益而適令土魯番挾以爲奸利耳臣願皇上  
賜王瓊璽書令會同甘肅鎮巡等官召諭夷使責以大義曉以利  
害自許入關通貢者多無過十五人所至毋得延住又遣其使諭  
速壇滿速兒問以入寇故借曰不知則令械虎力納咱兒或事出



瓦剌則斬瓦剌百人，以贖其罪。否則羈其貢使，發兵征勦，庶幾威信並行。彼知歛戢，更勅王瓊務爲國忠謀遠慮，方求興復。哈密善後之策，除瓜沙屬番及哈密遺民畏兀兒、哈刺灰等，俱不得遣。其他力能服衆及能滅土魯番者，或請給印封爵，使主哈密待瓊等熟計。然臣竊料土魯番酋所恃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番使爲間於我中國耳。今皆誅死，而牙木蘭已來歸，勢亦漸弱。哈密距關千五百里，所過罕東赤斤諸衛，皆以款塞彼遠，亦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水，無所得視，前入寇爲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在土魯番，而南有亦不剌，北有瓦剌，最驍勁近邊。往者我以爲援，今從彼爲寇，此甚可憂也。宜自今以通番納貢爲

權宜足食固邊爲久計。且聞瓦剌之衆方怨土魯番使謀臣能利而誘之，使自相疑貳，此伐交之術也。更遣御史部屬各一員以往，凡邊境道里軍民休戚，虜情強弱，向背邊臣章奏虛實及開墾屯田安邊足食之計，亟爲勘議。以次奏聞，仍齎銀幣以賞陣亡及有功者。彭濬趙載各陞職級，原附哈密遺民屬番咸量加賞勞。以宣天子威德，比之遠復哈密爲力易而所得多矣。又請量授牙木蘭一官，賞其同降以懷來者。上深然之。旣而柄要喜功中沮之尚書王瓊主通番復哈密爲任。八年春，世寧自言危疾且死，願效愚忠，因勸上推親親之心以保民。凡用人行政一切斷自宸衷，毋惑于浮言。謂天下事有一人可任者，而使衆人牽滯，訖無成功。



有一言可決者而使衆人疑惑訖無定論卽有一二任事之臣衆  
忌且謗禍不旋踵而循默守位者坐躡津要不佐國家之急陛  
下卽欲正之請自臣始今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  
所用匪賢而吏部則擇人以督兵戶部則儲粟以贍兵兵部所係  
尤重尤當急求其人以克之上報曰卿所奏朕已具知今邊方  
多警宜扶病出領部事免卿朝參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其一請于  
遼東大同宣府山西薊州各增設兵將居閑則止壁近京操備有  
變則并調一隅戰守其二請用故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副使施儒  
楊必進其三請廣屯種興鹽法預收糴以足邊儲上曰覽奏具  
見忠懇但邊兵無事難以掣調今團營已選有聽征官軍惟在將

得其人不必議增馬昊准起用陳九疇罷足邊儲三事戶部議行  
世寧又極言任人圖治今日當務以自盡始終之義然時並多忤  
世寧難久容祈請彌懇上慰諭不從疏三上乃許致仕馳驛歸  
廩役備給如典世寧歸三月復以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世  
寧再辭疾篤猶力贊上圖廣嗣續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  
秋卒于家壽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詔省臣諭祭勅有司治葬事  
墓在五雲山之陽世寧初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  
滄州遇大夥賊劫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  
張琦漫不爲意世寧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憑城對敵奮  
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自著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



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此者，好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于此者，輕淺龕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媿其言。世寧嘗曰：學以經濟爲主，不專在詩文也。世寧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嘉靖初，旣與大政，持論侃侃，多建白。雖有所牴牾而不恤，其開留城、新河、閉關、棄哈密二議，尤稱碩畫。云淡薄寧靜，質素不淆。一出天性，勿極艱苦，寄食就學。在仕四十年，俸居一品，被服猶素士也。席書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公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畫勉余。

忠孝大節，公在兵曹不數月，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芑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亂政怒而訴于朝，河西之議語侵張孚敬、彭澤、陳九疇，得免竒禍。昌化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桂萼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世寧。論大禮是孚敬萼說，然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始終眷注。云世寧有奏議行于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我國朝名臣雖多，然才堪四面，巨細皆宜，未有如胡端敏公者。公之言曰：學以經濟爲主，其自贊曰：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信哉！吾嘗上稽才臣管子而下於唐，吾得李弘憲，於宋吾得



皇明車世編 卷之五 劉天和 三  
呂坦夫端敏之才。當與爲三。然李呂三公乃以李深之范希文相  
左爲世所疵。端敏之所齟齬者皆非端人。則品寔勝之。首發逆藩  
之禍。詳辨陳公之誣。閉關以棄哈密。其英英之氣。蓋至今逼人矣。

劉司馬天和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夢者。從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  
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爲麻城人。天和少穎朗。十載能屬文。十  
五從父宦遊豐城。鄉先生楊文恪廉談理學。爲世模楷。授公舉子  
業。而內奇公。以古人期之。年十七居外。艱累遭誣。繫獄久之。乃得  
理出。弘治戊午年二十。遂舉於鄉。公爲人頎長。顧盼偉如。三因公  
車游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正德二年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  
司主事。居二歲餘。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天和以茂  
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鎮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  
於錦衣。相表裏爲奸。及天和當出。鵬候邸中。脅肩爲堂請。天和正



色不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曲徇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天和亦異其貌悔小寬之而謗書則陰上矣會堂奉旨于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天和以蘭州爲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堂遂據奏天和違命詔遣官較械繫至京送鎮撫司拷訊天和悉以事委藩司卽就道無戚容堂乃使所親信恫喝較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天和恩而痛其冤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枳不得發壯者至拮挺行求堂欲捶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爲盟護天和行所過傳舍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密遣害天和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天和之下獄也幸臣寧力爲鵬喉

考據天和罪不得遂長繫久之言者多捄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內批特降調竟黜爲金壇丞蓋堂結諸權倖爲之助也亾何進爲令有治理聲擢蘓州府同知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豐山中蘇爲蹂躪臺臣驟用天和謀平之而天和有湖守之命矣天和至湖則首禮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奏言浙江起運糧原額內坐派京庫折銀米六十萬五百石每正米四石折銀一兩蓋以官田相重民困於徵輸用此調停耳浙江惟杭嘉湖爲重湖視二府尤重官田亦惟湖最多正德元年巡按浙江御史車梁奏將京庫折銀米優派四萬石于湖之官田以紓其困併湖原額派均折銀之數共十七萬石有奇賦稱平矣至四年布政司議以折



銀米驟派官民田湖民田少賦反增重請自今浙省京庫折銀米石一以官田爲準湖仍優派四萬石如正德元年例部覆從之其民大悅爲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較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益稱職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卽以其年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當革者五曰措剋曰占役曰湖場曰派撥曰侵漁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尋用母老請告不許改督諸邊糧餉先是少師楊一清已惜天和寃爲解於倖寧至是益器重之特疏薦改撫陝西天和前後三蒞陝一切利弊皆若鏡燭首疏鎮守中貴人當汰狀罷之因裁損

守令不經之費三十餘事民又大悅令有擅取里中炭一筐者天和廉得之令惴惴解綬去其嚴明如此每出則竊喜相告曰此吾嚮者擁車公也天和出師平洮岷叛番四十二族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已又平胡店大盜殲其魁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已又平漢中妖賊悉殲之凡再乞休侍養俱不允總制王瓊偕巡按御史上其勞進右副都御史撫陝如故其明年內艱歸甫服除而總理河道之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爲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于榆林集候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



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濬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又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濬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上從之賜勅督理司府軍衛俱聽節制又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入祖陵坐北面南俱土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壁虹縣而來至此聚止卽今基運山一陵北有土岡南有小岡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其南面小岡之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匯于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水流去

祖陵一十三里惟東面岡勢正處俯臨平地有汴河一道遠自東北而來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柯諸湖及一陵北岡後沱溝之水皆入於汴河西南有本岡溪水引入金水河經一陵前東流亦入汴河以上諸水每歲水大則衆流會合從東南直河奔注于淮水小則匯滯於一陵之東南二面四時不涸但過夏秋淮水泛溢則西繇黃岡口東繇直河口瀾漫浸灌與諸湖水合遂滄及岡足左右築堤則西來龍脉交錯北去玄宮密邇關係不細非臣所敢輕議也欲自一陵前平地築堤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繕築圍繞恐此堤一成淮河泛漲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一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之北侵矣



乞命欽天監官一員前來相度形勢應築應止伏候 聖裁其一  
原設壽春王墳北面包砌石岸以防衝決今則量水勢淺深比墳  
低二丈六尺有餘河岸遠近距墳三百四十餘步且孫家渡既不  
開通可無他虞但黃淮二水合流泛漲不可不預爲之防請離墳  
四面各百餘丈外週遭環土築堤一座砌以石基植之榆柳以防  
不測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卒辦當蚤爲之議也其一近  
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邇自魚臺北至濟寧  
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勺水悉  
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  
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曾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

砌石以禦橫亂今黃河既已南徙閘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  
毋容更議其一河南原武縣王材廠增築月堤一十里其一孫家  
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南徙弘治時淤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  
趙皮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澁恐亦  
有陵寢之虞當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月河不必再濬蓋  
黃河水勢難與力爭既已趨北不能復使東注也其一淮安清河  
口板閘迤西淤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堤岸其一新庄清江等閘  
如濟寧閘例以時開閉其一舊議祥符縣之盤石口蘭陽縣之銅  
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各築添月堤臣等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  
北岸爲重且水勢湍悍衝徙靡常其堤岸之去河遠者間或僅存



而瀕河者無不衝決當擇其中去河最遠大堤及去河稍遠中堤各一道坍者增修缺者補完斷續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各堤舉在其中不須另築矣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窮須以漸修舉工部以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晨夜改舟車爲橈橦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導潰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上流役夫僅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天子嘉之會河南饑天和言河南歲派河夫三萬四千六百名堡夫二千三百七十二名內開封懷慶衛輝三府所屬稍近每歲起夫每夫徵銀三兩隨夫解送工所給散南陽汝寧河南彰德四府及汝州所

屬隔遠每夫徵銀三兩解貯開封府臨期募夫今河南災傷視往歲尤重而河道在庫銀積有十萬六千餘兩足備緩急請將今歲黃河夫役內附近并臨河州縣曾經調發挑河築堤及水患尤甚者俱全免一年隔遠未調州縣與汝寧南陽河南三府及汝州全未調夫州縣各減徵一半以甦民困從之晉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部事未受代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事天和至則申軍令豐儲餉廣墾墾選鋒銳飭甲械士皆踊躍思効先是時內豎廖堂虐焰甚天和圖所以制馭策而未得也時時獨居深念武弁周尚文者職巡捕日侍墀內乘間跽請曰側觀大人日兀兀焦顏爲念深矣天和愕然曰

用人



汝何知敢妄言如此。尚文三四叩首曰。尚文誠武夫。固揣知大人  
心無非爲秦民苦也。天和霽威下堂與語。尚文因獻制堂機宜。天  
和多採之。自是蒙拔識。卽天和著績邊疆。尚文有力也。天和奏陳  
西邊事宜。一自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前代  
名將以車戰取勝者甚衆。自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  
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用二十人推輓。其行遲。遇溝渠險  
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  
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卽其舊制。稍爲損益。其上置  
銳鎗砲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狻猊牌。兩旁各  
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

輓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卽入。倚牆佈車。一里之中。用十輪。戰則各  
隨地形環佈爲陣。而護騎士于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  
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遣騎士出追。夜則用火箭。虜騎攻圍。  
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復制隨車小帳。令士  
不露宿。此法若行。可以擺列邊墻。遏虜之入。可以據遏險要。要虜  
之歸。較之怯懦將士。遇虜下營挑壕釘地者。萬萬不侔矣。一陝西  
會城貯有神臂強弩。相傳已百年餘。但其矢不存。嘗以私見。制爲  
弩矢。其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傳以射虎。  
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又治入籐處。令虜不得反射。蓋虜之射藝  
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是亦中國之長技也。一寧夏邊墻



三百餘里前尚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築之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修築不堅今當亟處至於安邊寧塞二營之間大虜所繇入者也尚書唐龍嘗議自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七十里創築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自路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堅修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而總兵梁震奏於乾溝要路大加剷削乾溝之中挑挖壕塹以制虜入此二者皆要策也總之三役並興費不過二十餘萬臣猶未敢任也請先其費少而要者在延綏則乾溝乾澗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寧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千在寧夏則興武邊牆七十里之工以三萬三千共七萬餘金而足目前之用費不多而將來之益則大矣一興武營之南有鐵柱

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邊城一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中嘗以兵百人令一技將之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盡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旁石溝有鹽池即令堡軍采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其勢自不能深入矣兵部覆奏上從之先是四月中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都指揮僉事王輔率卒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戮酋長一人奪其纛斬首虜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虜復入莊浪境總兵都督僉事姜與等以涼州兵馳至莊浪與虜五六百騎遇於分水



嶺再戰再勝，遂至平嶺。虜騎大集，與伏兵分吉佯北，走以誘之。虜追奔陷伏中，我兵四起，遂大敗之。斬首虜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首首旗纛十捷聞。上悅，是秋虜入延綏、黑河、墩茨、藜川等處，官軍四戰皆敗之。斬首百餘級。虜冬入寧夏，打磴等口，又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虜狼狽遁去。捷聞，上大悅，命兵部議賞格。乃陞天和總督左都御史兼官如故，賞銀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餘陞賞有差，是役也。虜初大集，兵塞下天和，策虜敗我西有備，必東犯。陰檄總兵白爵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延綏叅將吳瑛合，即吾偵堠卒勿使覺。虜果以四百騎入黑河墩邊，與爵伏卒遇，大敗而去。既又入疾藜川，前與官軍接，爵復尾其後擊之。虜棄旌鼓，奔爭水渡，多死。

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澗，爵敗之。又入張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蹂躪。虜既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總兵王倣偵知之，伏軍打磴口，俟其半入，輕弓強弩，火器四起，橫絕其中，擊之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棄馬奔渡河。我防河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寧夏都御史張文魁所創制也。其年爲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天和奏固原一鎮爲套虜深入之衝，前尚書秦紘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入寇，尚不能支。及尚書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尚書王瓊築下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西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遼遠，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起徐斌水，自鳴沙



余王之失  
果如給事  
言

州河岸可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于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內。檄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人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于此矣。奏至。兵科都給事中宋隆禧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鑿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于妄議。不思新邊旣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二鎮皆在邊外。我退一步。虜侵一步。非所以爲國家深長慮也。兵部議疆界不可輕棄。堡

軍未易輕徼。傑等避危就安。割已資敵。罪不可辭。誠如隆禧所奏。上曰。移築邊牆。往者總撫大臣。屢嘗舉行。勞民費財。迄無成功。天和何以蹈襲故轍。無事生擾。始貸不問。傑擅興妄議。棄捐舊邊。奪俸半年。十八年。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與嚮水溝至花馬。全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非計也。臣嘗籌之。若移總督于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叅遊。分屯重兵于清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鉄柱泉等處。重建墩堡。此亦扼吭



先制之計，居中取便之法也。兵部以其議行各總督等官議處。於是天和條列其事以聞。其一謂總督之設，原為居中調度各鎮兵馬。是以駐劄固原，不宜偏守北地。况河凍之後，虜隨處可入。不止花馬一帶當守，有如虜見重兵在北，腹裏空虛，大眾牽制在邊，潛以精騎數萬，直擣平固，臨鞏總兵還掾不及其若之，何宜于大虜駐套時，則總督于五六月親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鎮守陝西都督則出駐酌中近地，以通防各路，候調應援。巡撫亦照舊規前赴固原調度兵食，是亦不失論原議之意。及套無大虜，則仍居中調度為便。其一謂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以漸修築墩堡，使聲勢

聯絡，足堪保障。其一謂寧夏新築鉄柱泉堡，殊為孤懸，操守官軍宜設守備以轄之。靈州叅將移住清水營，固原守備移住平虜所，庶防禦嚴而地方可保。其一謂鉄柱泉堡宜撥足舊軍五百，仍以地召軍五百，附新設守備統領。其一謂套虜每從延寧深入，二鎮之將竟莫能禦者，以失事之咎獨歸內地將領，而彼無預故也。嗣後有失事者，罪與內地將領同，有保障之功者，即覈寔陞賞，亦不必盡拘斬獲。兵部覆奏可行。奉旨從之。先是瓦剌同類相讐，其酋奄克乞我來川住牧，至是瓦剌卜陸王桶孛力勿還為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天和言瓦剌之部素稱衆強，弘治時土魯番占據哈密，密都御史許進瓘以金帛



令擊走之。正德時，土魯番大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權使瓦剌，令襲其三城，擄掠萬計。土魯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爲我用久矣。且土魯番入寇，必藉其力。是又能爲我國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困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土魯番。爲他日憂矣。而甘肅撫按丁汝夔顧監則疑其詐，與西番交惡，爲合勢內侵之計。兵部并上其章。上重其事，令總督等官詳議定計。以聞。六月，平虜城將士偵知虜候月滿渡河，天和親至花馬池，分兵按伏迎戰。虜敗走河上，伏兵起，大敗之。多赴水死者，斬首二十八級。兵部覆言：邇日套虜習水善浮，寧夏以爲患。今天和親暑親詣花馬池調集兵馬，諸將士戮力，乃能挫其鋒，俱宜獎賞。

上嘉其功，賞有差。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繇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路掠殺甚慘。會天雨，澹旬道濘，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還。至黑水苑，延寧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選銳於鉄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撓其鋒，虜乃深入內地，縱橫鹵掠。旣遇霖潦，旋虜欲且饜，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



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斗二人時周尚文已奉  
旨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  
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亾過半於是  
天和及各鎮巡官以捷聞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  
天和等調度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役前所未有總督  
巡撫鎮守等官俱賜勅獎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襲錦衣衛  
正千戶是年破虜數亦如丁酉而天子所推恩天和一加右都  
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郎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  
歲三四賜積金幾數百千上念天和久勞于外改南京兵部尚  
書亾何入爲兵部督團營軍務條陳軍務十事一足軍伍京營之

兵原額十二萬今逃故者四萬有奇猝難清補自今凡有旁枝戶  
丁堪補充者俱令收入一革冒濫謂營軍催役多市井無賴尺籍  
莫敢許自首免罪若果精壯卽改克召募軍役不必盡棄一嚴選  
替選替之後仍有冒名代替者重寘之法一簡精銳東西兩廊官  
軍通行揀選務足三萬六千員名分爲十枝增設叅將四員總之  
以備征調一重教練凡開操之月于各兵教師人給銀六錢資其  
勞費并行各邊地方每選二三十人諳武藝有膂力者赴營練習  
一定人役凡營中大小官員隨從人役多寡有制不得妄役一專  
責成謂兵旣簡補宜令將領練習如法提督大臣時加閱視第其  
勤惰以爲賞罰一定賞格請每歲于太僕寺動支草場銀三千兩



以給犒賞之需。一精器械。舊規京營出征盛甲鎗刀。皆外衛歲造解納。朽鈍不堪。應敵乞令。厥局自造。仍炤三邊以火器及神臂強弩相兼。弓矢爲用。一製戰車。請訪全勝輕車制。炤舊造隻輪大車。以備戰守。一設公署。城中無公所。春秋操演外。不得會議軍務。戎政悉歸武臣私宅。積弊擅權。乞以帥府爲公所。有事至府中。會議疏下。兵工二部覆如其言。得旨。增設參將待軍伍備足。再奏營中賞例。循炤舊規。行餘皆如議。惟戰車不准造。時中貴人大將多所私役。賧其廩。以空名干營。天和力欲清之。而諸共事者爲首鼠兩端。以泥天和。天和鬱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人。天和日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瘁。疾虜去。乃露章懇休。上登而許之。特賜馳驛歸歸。

二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關陝奏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天和字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敷歷。去後必有餘澤。遺蹟爲人所稱述。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在河道曾手製乘沙量水等器。在陝嘗造單輪車。及訪火器。三眼鎗等。後人多遵用之。當其初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潦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邑所當創。革語之不及私也。令歛里甲貲爲諸舉子費。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憂家居。將三載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膺任。而最後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人之田廬無少增。故所薦大帥某。緘金幣爲壽。天和已告老力却之。且報書以爲戒。饒人之感知者。選器遺天和。天和怪其精。



曰得非上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遂辭之以明非已好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眾中。目屬天和異之。又問知其同姓。以宗氏刺投之。天和不報。已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真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天和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亟返之。天和之歸。仲文與有力焉。天和又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萼。故將太傅周尚文。皆自其微時云。天和在三邊上封事請設重險以衛

內除戎器以備外。于是有乾溝乾澗諸土墻壕隄之設。初延寧間原有三邊城。東枕河西過套地。東古城諸城。又西過東勝州紅鹽諸池蓮花諸城駱駝山卯兒水至定邊墩。止凡延袤千二百餘里。成化間延綏撫臣余子俊所修定邊墩。又西過花馬池舊城。又西至橫城堡。凡三百里。成化間寧夏撫臣徐廷璋所修。是為大邊。東枕河起焦家坪。西過神木諸堡。又西過榆林城。又西過乾溝澗至三山饒陽水堡。袤視大邊亦子俊所修。饒陽至暗門。西過甜水堡。過嚮石溝。過徐斌水清沙峴。至靖虜花馬空。西至河止。凡千三百

里弘治間總制秦紘所修。是為三邊。乃後大邊城西橫城堡側虜數入。世廟即位。乃命總制楊一清。西趾河北東接大邊。築新城。凡四十餘里。後大邊內清水營至定邊一帶。虜復數入。又命總制王瓊。南枕乾溝北過定邊。又西邊花馬池。北又西過清水營。北接新邊城。築二百三十餘里。後花馬池定邊營所地。鹹城惡虜復數入。又命總制唐龍。中改築城四十餘里。至是乾澗乾溝虜復數入。于是天和北起乾溝。南邊築六十餘里。總三百里許。號新大邊城。復于橫城至乾溝。增葺內外女墻。復挑築小壕堤。各一定邊一帶。復增敵臺。士樹藝菓蔬團之。為險復挑築小壕堤。各一定邊一帶。復增敵臺。及守兵乾溝乾澗增澇池水窖。其山增營盤。復條徐斌水新邊為堡。據鐵柱梁家諸泉水。是為重險。又制為有腳輕車。強弩諸火器。短兵用器之制。弩准周禮夾庾。唐弩法及唐宋強弩神臂及先朝弩制。擇弓人為弓。凡三等。射三百步殺禽者為上弩。及二百二十步殺禽者次之。及一百八十步殺禽者又次之。一百八十步殺禽者虜射步以上弓。廢二百四十步殺禽者。虜無弓可支。火器曰佛朗機。曰七眼鎗。曰三眼鎗。曰旋風砲。曰神機箭。凡五種。凡鎗箭皆易以鉛子。利便故也。佛朗機者。近年得之南海。蠻子者也。外有鴉唎項簫。內有提炮。盛心鉛子數多。一發輒貫人馬。數重可屢發。最為利便。又審得省度。巧中如箭。其迅烈神妙。難以具述。然造法邊工未諳。上嘗命工部造之。以昇諸鎮。此中國長技。古所未有。凡



聖明車十餘  
火器之發當者如迅雷震躬諸兵盡廢短兵則斧鎗刀鈎凡四種  
用器則樞纒鹿角牌上覆車帳凡數種輕車之爲制也其輪隻其  
足四其前二足行懸而住亦前獸面牌一爲孔四以安諸火器其  
傍挨牌左右各一著裙有樞戰則轉前以蔽矢夾輪箭二輪後箱  
一載戰具用具三牌間建斧鎗刀鈎諸兵六轅二後向一人推之  
前設橫木二人翼之前挽者一人一車輪推輓者共十人皆戰士  
遇敵則四人在內以發火器強弩短兵接則六人舉斧鎗刀鈎突  
出破敵遇泥淖險阻則四人舉以越雨露則帳以覆之凡此皆中  
國長技虜之所短古雙輪大車服驂用馬一車非百人不行茲輕  
車一乘約費二金餘凡大車有死地卡故不善御者困且矢及無  
蔽故敵人善射者獲施茲輕車通重百五十斤惟四人推輓兼舉  
無險不越凡途通騎者可進無死地且戰於三牌之內患不及焉  
故利用優乎大車凡大車載御士持弓矛戰士二敵亦如之惟巧  
勇者勝勝負決于倉卒未可億而中也茲輕車戰用佛朗機一用  
七眼鎗三眼鎗各一用旋風砲一用神機箭三十弩二虜勇巧俱  
廢無兵可支勝負可預決其視一弓一矛戰者利害相遠甚是謂  
戎器蓋取諸萃也凡師出百車爲營用步兵千騎兵二百用火器  
凡五百強弩二百騎每隊用佛朗機五三七眼鎗五強弩十餘弓  
矢翼之計騎用火器凡四百車騎凡九百強弩凡六百餘弓矢凡  
一千五百車騎火器弓弩交發如霆如雷無衆不克無勁不摧是

謂之陣蓋取諸師之臨也戎器成發之三邊將徐教以陣法然倉  
卒遇敵已可施用前丙申歲寧夏將臣巡邊虜萬騎猝集薄我危  
急用車據山口獲免時甘州有虜數萬轉掠山丹衛將臣姜與逐  
之虜忽大集圍擊用百車爲陣火器強弩四發虜傷無算遂疾驅  
出境丁酉春正月虜數萬騎夜至寧夏城外昧爽將臣王倣偶出  
被圍車進輒解是月邊有警將臣任傑往禦之延緩餉軍僉事須  
蘭單騎嘗服驅百車從偶遇虜以車禦之戎衆無損獲首級四十  
還秋八月寧塞兵五百餘虜八千圍之騎衝我者十五步衝我者  
四每衝用火器強弩禦之虜死傷無算卒紅甲虜首率衆來衝我  
用機器斃之又斃他馬遂皆痛哭而遁我兵保全以歸是月虜四  
萬至乾溝邊臣率兵三千用車架女牆發  
火器強弩擊之虜人馬斃者無算即遁去

○大常氏曰麻城自御史至總督凡四蒞陝故於陝事最習收功最  
多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其信哉國初黃忠宣守交趾二十年  
周文襄撫江南十九年故交人聞忠宣至輒效順江南人至今誦  
文襄之烈皆久于其地之驗也然麻城於治河乃收捷效非有習



也亦其精心任事晨夜探求得其利便諸疏所陳條理詳備亦非漫然爲之也驟習而驟行之於他人爲速則其才有過人者矣

### 毛伯溫

毛伯溫字汝厲毛之先爲浙三衢人宋初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伯溫娠時嘗畫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提學副使邵寶奇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訢者咸求詣伯溫或吏事疑似牽制與輟轉不可致詰者必相屬以是捫判嘗半越中辛未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建左布政其用賄入爲大理卿伯溫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率廣額外羨目舟車耗息幾埒正筭伯溫籌較釐正復于故嘗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較勘如均徭大戶



妙用

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訐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其府中爲姦利伯溫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伯溫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伯溫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各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剽掠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誚寇不

可弭伯溫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達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訛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士曲防精鑒得人爲多辛巳世宗皇帝卽位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姦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污奏牘與得易辭伯溫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穢濁朝政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于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章竊同惡相濟默與黃緣蓋其利害相關俱欲掩飾臣謂敬章不誅恐詔不信于



天下也疏入中官爲屏氣壬午擢大理寺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  
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  
首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簡屯田沒于河  
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禱於神仲冬始霜歲大  
熟未幾大獄事起以伯溫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宗室以下  
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起奉勅提  
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  
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  
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詿誤復罷歸是年伯溫始五十有二而父母  
皆無恙歲時奉觴鄉人榮之甲午十一月丁母憂乙未丁父憂丙

申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  
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伯溫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  
召伯溫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  
言朝貢不至繇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首  
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曰  
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廷議不果行  
有旨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托疾乞終制八月服闋始視事十  
一月陞工部尚書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  
費千萬伯溫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  
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



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  
委任破嘗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未備  
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春 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  
甸勅伯溫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伯溫至邊簡將帥嚴間  
諜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上言大同以北川原漫衍非城堡不守  
往年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  
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伯溫謂昔之債事繇處置失宜勞逸不  
均非堡之害也然興復城堡必先召募軍士項得應召兵三千餘  
矣創立五堡漸可底績 上是之於是卽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  
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

十五里卽以新軍實之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叅將督五指  
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  
鮮至五月還院以 皇太子恩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國  
子生其年置宮僚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  
察京朝官八月 上決意南征加伯溫叅贊機務九月同總兵官  
威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  
一子國子生伯溫因條陳議處六事一曰正名安南不庭皆繇莫  
登庸篡逆命將出師爲討賊也宜先移檄省諭脅從者許其投首  
有能斬賊者一體陞賞若賊首來降臣等卽當奏聞區處待以不  
死如昏迷不悛必盡戮無赦伏乞明載勅中容臣等奉行二曰用



兵廣西田州思恩泗城左右江等處及湖廣永順保靖四川西陽等處土兵皆驍銳可用恐所過地方騷擾宜責各守巡官統領禁戢之兩廣總督都御史責任重大宜簡用碩臣以圖共濟雲南各府土兵必得黔國公印牌方能調用既調之後責付總兵以統布巡撫都御史以贊理廣東江西浙江福建等處官兵不可泛調宜聽臣選摘貴州總兵李璋廣西副總兵張經叅將沈希儀皆謀勇素著宜聽委用廣西由憑祥州入界首關經卜隣站濮上站過富良江卽東關矣廣東由欽州一日至永安雲南由蒙自縣兩日可至蓮花灘三道刻期並進期在討賊戒勿妄殺今日將士以先入安南擒斬賊首爲奇功若故縱真賊及妄殺無辜者以軍法重治

其論功賞格宜勅本兵預定三日用人乞勅兵部選才幹部屬官二員隨軍贊畫酌處旗牌叅隨官舍天文陰陽通事醫卜若干名以備委用其各省三司及府州縣正佐官員聽臣臨時取用四曰理財乞勅戶部通行各省布政司凡征完京折未解者福建江西浙江兩廣則輸廣西南寧府貴州湖廣四川則輸雲南臨安府各省督餉官及今秋熟買米貯倉其嘉靖十六年江西湖廣兌軍糧米預行扣留若干改運南寧府仍查納粟事例并開中兩淮鹽課及發太倉銀兩通算得四百萬度可舒目前之急五日明賞罰法曰賞不踰時罰不遷刻軍中之賞小者金帛大者官爵宜勅吏兵二部將文武官職劄付給臣若干卽于軍中拜官陞賞至于有罪



酌量輕重必罰無宥六日一事體卽今三路進兵官屬將士數多若號令不一何以免濟凡文移通行各宜同心協力紀驗之時微功必錄毋得自分彼此各持所見致悞軍機違者聽臣叅奏疏上俱依擬行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調爲陳暲所殺調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暲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勅伯溫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地郡縣之伯溫旣集羣策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絕繼滅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與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

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伯溫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佈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例辭極悲懇伯溫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宙不忍一夫失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太密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



信斥御史  
過失是掌  
憲事

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  
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伯溫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  
他州進伯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  
自陳乞休不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伯溫  
益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謂今御史不知詳  
慎刑獄動憑捶楚立威致使無辜之民斃于杖下傷天地之和失  
好生之德甚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宜一切禁之二慎舉劾御史舉  
劾吏部憑之以黜陟乃或舉者多至十數劾者不及丞尉假公濟  
私毛舉塞責甚不稱風紀之職宜著爲令舉必以上賢而劾不下

五品以下  
源得拿問

勅書曰

最宜申明

五品母令枉濫以滋姦弊三革搔擾御史以廉查爲職所在務宜  
新歷項或動委屬官分行州縣不惟迎送旁午倚勢作威或計睚  
眦以中傷善類或望風旨而微文出入害不可言宜痛革之四懲  
豪勢今鄉宦清修苦節者固多而憑倚恣睢者亦有若縱而不問  
非所以著風裁明憲紀也宜少加懲創五省繁文凡御史出巡類  
有造繳文冊費逾千金然不過文具而已自今出憲綱考語外一  
切虛文通行釐革以敦實政六明職守巡撫巡按及中差御史各  
有職掌其載風憲事宜極爲明備宜各遵守不許侵越違異七正  
士習學校士生倚藉衣巾臧否人物甚或見事風生挾制官府宜  
嚴督學官令其遵守臥碑以敦習尚八備兩造兩造不備而欲民



徒建白而  
不議處一  
二其說不  
行

無究不可得也。民有曲抑，悉宜聽其訴理，毋主先入之見，偏執曲斷。奏入。上曰：朕恒念天下蒼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貪酷肆行，有司善惡無所勸懲，祇因巡按御史不得振揚風紀，舉劾失實。御史臧否不分，却繇都察院考覈不嚴，吏部不公黜陟，該科不行舉正，政體相維本無難覩。乃上下不能盡職，失朝廷設官初意。國家何賴焉？覽奏具見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朕心嘉慰。所陳悉允行。務從實振舉，所在巡按御史，卽宜精白奉揚，勿負朝廷簡命。如或故違重治，不宥伯溫。又言：撫按所屬官員六品以下，罪狀顯著者，卽自問黜，不許繫劾。上允其議。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伯溫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

白，必令伯溫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伯溫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備，復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君，郭以衛民。太祖高皇帝定鼎南京，旣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成祖文皇帝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便疏入。上從之。勅未盡事宜，令戶工二部會同速議，以聞。該部定議覆請。上曰：築城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卽擇日興工，民居葬地，給別地處之。毋令失所。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賄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歲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伯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



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詞發以杜倖門。伯溫又以善撫士卒者不爲優恤。無以激勵人心。會宣大總兵張達、李蔡被逮。乃上言。達、蔡善撫士卒。近日山西失事。重大朝廷不得不問。今俱械繫。詔獄待命。誅夷被逮之日。士卒攀號如失慈母。一告永棄。不無可惜。乞令戴罪立功。其紀功官勘報。至日令案候在部。候明年有警。果能奮勇成功。另行查議。詔待法司訊執。再請伯溫又言。馬政五事。一營馬多以貧軍領養。往往減尅草料。催賃騎馱。以致倒損數多。今宜申明舊例。務選殷實壯軍領養。遇有倒損。其責罰輕重等。照依邊方驛馬事例。以領養年分久近爲差。一舊例提督少卿每半年閱實隊官部下瘦損倒死馬數。通爲任俸條格。甚嚴。人知畏憚。至嘉靖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改前例限數稍寬。以致後來倒損太多。每月不下三百餘匹。今宜申飭如舊。一寄養馬匹。一遇調充揀退。中有癯盲羸廢。不堪騎乘。徒費餵養者。皆緣養馬人戶暴殄所致。請選差御史一員。查照本部先年題准事例。逐一揀汰。前項不堪馬匹。責償原價。或以領養年深者。量從寬減。仍著爲令。御史每三歲一差。一中外馬草料不贍。以致倒死數多。今後遇給邊方馬匹。許督撫官奏討草料。其京營馬匹草料。宜全給本司。以杜侵漁。一舊例凡催借等項。應罰馬者。多以驚老塞責。宜改令納價銀十兩。貯寺聽用。得旨允行。又集廷臣會議。上防邊二十四事。一請發太倉銀十萬兩。兵部缺官柴薪銀十萬兩。令募兵四萬。發太僕寺馬一



萬匹馬價銀十五萬兩。令市馬萬匹，稍分給宣大山西保定四鎮。一大同鎮城迤北，自鎮邊堡西東抵老營堡，暗門頭抵楊和後口，搶風崖。又自鎮河堡西界抵老營堡，接境中宜鑿壕塹崖築牆修堡。請下督臣趣為營繕，許以原發賞功銀備經費。一令戶部運京通二倉米二十五萬石，給宣大以賑饑困。一各鄉民有謀勇自相團給者，宜如尙書許讚議，官司止籍其名，毋得科擾禦虜首功論如例。其所奪獲貲畜，一切予之。一各邊歸正人口，宜信賞厚勞，禁邊吏毋得侵暴。其有能馘虜者，或率黨類來歸者，宜加不次爵賞。以招遠人。一宣大山西養馬舊例，每歲夏秋下場，不支莖豈。近年場地既為虜據，調遣復無暇時。請令戶部量發銀十萬兩，專備三

鎮養馬支費。事寧如舊。一三鎮俱缺火器，而大同兵械尤稱不足。請令工部如數督發。一請令督餉大臣計畫行軍供餽，或計日預給乾糗，或隨支輕賚銀兩，或隨地處備芻餉，免致臨期煩擾徒費。無用。一宜預調延綏寧夏固原遼東銳卒六枝，枝三千人，趣赴宣大督府聽用。度支給其軍費。一轉戰追奔，變在呼吸。我軍戰捷，取首往往為虜所覆。宜另設衝鋒破敵一科，選敢死士數千人為兵鋒，優其廩犒，遇虜用以先登論功，以摧陷為上不貴斬獲。一宣大偏保河南山東已有總督文臣居中調度，宜增設武臣一員，俾之協力防禦。事寧另議。一海內廢棄將官除罪至殊死者弗議外，請自總兵以下千百戶以上，不分克軍立功革職閑住等項，但有熟



諳邊務曾經戰陣者許自備鞍馬隨帶家丁道路續食期以三月  
赴宣大軍門視其衆寡或附諸將或自爲營遇警令其獨當一面  
果策奇勲不計前罪如例陞賞一請令吏部查覈罷任文職不拘  
致仕閑任養病爲民謫戍等項俱有才具堪濟邊用者果經論薦  
卽覈其年力徵詣闕下以備任使一士不用命克敵爲難乞勅總  
督大臣凡兵交有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自都指揮以下卽斬  
以徇衆總副叅游等官則責甘死罪狀令破賊自贖其士卒畏縮  
者亦許總兵官徑行處斬一諸臣建議足食之策言多可採請下  
戶部條其可行者一各邊軍士寒苦錢糧空乏請并令戶部總會  
歲計出入極弊之源與所以通變之法並閱實各邊主客兵糧所

需豐耗亟爲議奏一諸建議籌邊至計固多但關外之事不可中  
制凡一應事宜請悉聽督臣計畫許以便宜從事一請嚴察奸細  
有能捕獲者陞賞如擒斬例並審所過官司坐以失察之罪居民  
容隱者拏戮之一請令京營將領除嘗操外分曹操演所部人馬  
有警卽以次調發所需行糧戎器主者預爲處備一宣大山西直  
隸附近居庸紫荆倒馬一帶墩宜行督臣修舉河南山東腹裏州  
縣聽民自便其諸臣所陳因時設險之策諸令督臣叅酌行止一  
巡撫兵備守巡守令均有地方之責近者各鎮失事守巡兵備不  
與其罪似非政體宜與本巡按守令通論功罪一各邊軍舍餘丁  
有能出邊斬首虜者除炤例陞級外宜仍加重賞以作勇敢一州



縣民壯舊額太多，宜行督撫大州縣增至千名，其次八九百名，又次六七百名，最少五百名。一前奉諭旨，守邊將領失事，律有正條。若衆寡不敵，牲畜被掠，及殺戮沿邊哨探樵軍士，不係境內者，毋妄引被賊入境，擄掠人民，律若奮勇迎敵，致虜奔敗者，雖斬獲不當損失，仍以功論。毋妄引損軍律，宜申飭各邊，永爲遵守。議上俱報可。伯溫又言屬者：陛下軫疆圉之急，總督大臣並署文武謀勇相資，事宜允濟矣。然臣猶有過慮者四：自古闡外之臣，彼此調和則士豫附，但事權相埒則嫌隙易生，可慮者一。自古命將出師，最忌中制，若往時奏請必致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可慮者三。總督大臣

得專生殺諸將，往往不遵約束，遂故求引去，卽加以罪，亦所甘心。可慮者四。臣請特詔二臣，宜同心決策，共濟時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覆，雖有小失，朝議宜諒其心。二臣宜盡心展布，無恤其他。卽有人言宜自省待命，不當懇求引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撓，卽許論斷如法。如此二臣不能盡心畢力，以靖醜虜，則當治以不效之罪。上嘉納。伯溫又預陳防虜七事：一各邊正奇游叅兵馬原有定額，邇者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爲耗盡莫此爲甚。乞勅總督鎮巡諸臣覈其軍實，新舊登減之數，并畫區補之法，以聞。一千里徵兵，供億不貲，况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之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于奔命，宜飭邊臣預探遠瞭，知虜所向。



專力爲備、有警則隣境策兵援之、一延綏之兵、素稱驍健、舊議於游兵外增募二枝、以援山西、後以節費減半、今宜仍足二枝、增設游擊將軍一員、其糧餉軍器馬匹所司爲給、每遇防秋、新舊更番守援、一招降詔、奸倡勇設險、具有成議、第宜申飭督行、并令守臣選將料兵、計儲修備、一兵糧原自相當、比者兵以逃絕而避糧、以虛費而靡蓋、自放支則視舊籍、按伏則論一枝、不及參對耳、今宜通查禁革、一嚴訓練、以習兵將、一省工役、以蘇民力、疏入悉議行、總督宣大侍郎霍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令延綏一枝駐黃甫川、其遼東者駐居庸、薊州者駐紫荆、保定者駐故關、及山東長槍手、河南毛葫蘆、俱聽取用、伯溫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

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厲之心、輕、惟延綏游兵二枝、爲山西添設者、及長槍手等兵、可聽其徵發、上從部議、一應邊備事宜、卽諭鵬會撫鎮諸臣、從實舉行、其誤事者、罪無赦、甘肅近邊各種番夷、糾衆攻打莊寨、殺掠人畜、據險抗敵、時巡撫都御史詹榮欲乘時追勦、以懲兇悍、除民害、總督侍郎張珩則欲宣布恩威、待時勘定、伯溫言禦夷之道、貴于趨時、應變之機、成于多算、番夷梗化、實切腹心急之、則驚變易成、緩之則滋蔓難制、萬一調停無法、撫勦兼失、徒開邊釁、自損國威、宜行各鎮巡等官、練兵治具、固守地方、一面多遣官通人役、宣布德威、陳示禍福、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追償原搶財



物以贖前罪或怙終負固務要追勦從長計議相機處分不得互相異同往復請奏以致失機務事。上從部議是時虜報沓至京師戒嚴伯溫及成國公朱希忠給事中戴夢桂張元冲御史楊本深胡汝輔及山西巡撫曾銑等先後各議防守事宜伯溫議上八事一京營薊州延綏遼東及山東河南調至兵馬須屬文武大臣總督一令督兵官部屬將領統領營軍于郊外結壘防禦仍遣九卿大臣分守九門一郊外挑壕壕邊堆土土上用鹿角柞壕外設品字窖四郊盡用此法如鹿角柞不足以戰車或大小車輔之一本部主事劉鳳池劉燾俱有膽勇籌略可委軍中贊畫一有能擒斬虜酋及勾引爲虜間者俱破例陞賞一京營坐營及叅將千總

等官得自選兵聽征一諸人有智勇肯戮力報効出奇破敵者槩加陞賞一通州倉及馬房草場糧芻當令戶部議處悉如議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時營丁耗方議招募伯溫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首以徇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伯溫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伯溫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卽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劇丸



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發遣無遙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考滿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伯溫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國家事不少亂鄉人聞訃無少長咸太息嗟惋伯溫平生豁達友愛和易易與與人居言語嫗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悒悒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問識與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字沉緩臨大事剖疑析好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探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伯溫

必有與望然卒奉 上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默定僭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飭觀聽雖繇稟受成笑亦其謹厚惠慈出于天性然也

太常氏曰余觀吉水之御鎮守中官綽有妙用其論蕭敬章殊有力量豈其剛柔並用邪張文錦以五堡之築被禍而吉水築之以收成功莫登庸以割據之勢爲亂而吉水繫之以無血刃乃其稔于五堡必築之勢審于文錦被禍之由而登庸割據之計且行交趾之人心未附一臨之以兵必且洵懼請命爾然其不畏難不寶功其明敏豁達有足多也若其所陳釐革時弊八事則至今猶所當申明者







凡事必有  
所授

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  
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闡出塞與諸  
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  
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  
葬因得細詢威寧用兵之詳然守仁少則夢威寧貽之寶劍既葬  
而其子出威寧所佩劍爲謝則宛然如覲矣益自喜還而朝議方  
急西北邊守仁爲策得八事上之言皆警劄尋授刑部雲南司主  
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膈守仁悉  
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明年引疾請告前  
是守仁諸所善太原喬宇河南李夢陽何景明輩切靡爲古文

辭已而厭之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而無所得復與諸禪  
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佃聘之  
主試程式文爲諸省冠所得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時中  
貴人劉瑾等方導上爲狎游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甚切奉旨詔  
獄守仁上疏力救之且言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卽陛下非有意  
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  
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瑾銜其言切亦下之獄廷杖四十  
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至錢塘  
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出鉛山訪上饒婁氏婦  
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黽勉

婁即寧妃  
母家也



於學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學副使席書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始  
悟知行合一。會水西宣慰有亂。萌守仁爲書婉曲諭以利害。遂止。  
又明年瑾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  
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  
使之委曲勸諭。勝氣詭訟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繇是囹圄日清。在  
縣七閱月。所示民者。大都諭父老使教子弟。無令僻蕩而已。又立  
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鎖守。橫斂至今。守之爲甲令云。  
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再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超爲文選司員外。  
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吏部器。守仁驟用之。其年  
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恠之以

真知已好  
本兵

爲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  
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賊。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姦  
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  
時自郡邑輿臺至守仁左右。及麾下將較多爲賊耳目。當事一有  
舉動。輒先覺。莫可爲計。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至密室而脇之曰。  
汝自知當死否。肯爲極言賊情寔。吾貫汝。隸迫乃盡吐其詳。守仁  
笑而貰之。守仁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之一。前  
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  
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

于役得兵



千兵得將

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有出眾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官統練防隘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追工食解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習之如此可無事于狼土之調矣。守仁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猶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守仁乃責失律者罪。使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羣哨佯言犒眾退師。俟

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雜下滾木礮石以死拒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賜勅獎賚。方守仁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剋。則用克國破羌之謀。滅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



皇明車十卷  
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調師守  
仁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足取勝遂親督亟出竟以成功還師  
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  
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  
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  
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  
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  
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  
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  
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

卽行斬首示衆於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矣守仁又以賊久據險爲  
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  
頭移河頭巡簡司于枋頭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  
之唇齒也且爲文撫諭諸賊辭旨排惻懇至賊酋黃金巢盧珂鄭  
志高等遂相率皈命餉不足則疏請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  
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故于贛州立廠抽分許以廣鹽行  
于臨吉三府起正德六年至九月而止至是守仁疏請暫行待平  
定之日仍舊停止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  
角尾蓋不加賦而餉足已。是時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  
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用有泃頭諸賊巢賊首謝志



灼見情形

文成一生  
用兵此最  
得策

珊號征南王糾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  
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  
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守仁以桶岡  
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  
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  
溪爲賊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  
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皆以爲必須先  
攻桶岡然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期  
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以得志  
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也於是分定哨道指授

方略密以十月巳酉進兵至十一月巳巳凡破賊五十餘巢擒斬  
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  
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守仁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往  
者夾攻數月無功其所蹂入惟銷匙龍葫蘆茶坑十八磊新池五  
處然皆架棧梯壑竇緣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  
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  
左溪餘賊皆已奔之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  
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  
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  
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



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未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復賜勅獎諭因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猶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垂久遠議割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治于三巢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處仍設三巡簡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與國宜設關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

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守仁進兵橫水時恐剽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久官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報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旣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守仁佯許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地以迂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被害者畫策皆言池氏凶猾兩經兵勦無功嘗言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其留又不久也乃密畫方略使歸候期及桶岡破賊益懼陰爲戰守備守仁使人賫賜首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守仁陽信



皇明車世錄  
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將討之賊聞信懼且半復使來  
謝會珂等告變守仁欲藉珂以給三泖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  
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喜諾至是珂再至守仁佯怒  
數其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守仁先期召巡  
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張燈火為  
樂又曰樂戶多住龜甲尾恐招盜盡遷入城又遣指揮及諸叅隨  
頒曆三泖時仲容等因疑守仁圖已既喜得曆宴勞良厚使人因  
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衆然之於是  
仲容率其黨與豪健者九十三人營于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守  
仁聞之已匿兵形復令飭祥符宮以待故語之曰若皆吾新民不

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宮供帳  
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守仁既遣叅隨館伴複製  
長青衣油靴教之習禮而時試之一日給賞老少互爭叅隨以告  
守仁曰忘分別耳次日依序給賞衆始安仲容私入衛獄覘珂叅  
隨故令獄卒匣繫珂甚苦衆莫不唾罵數之比辭歸守仁曰自此  
至三泖須八九日即往歲前未必抵家即至又當謁正徒取勞苦  
聞贛州今歲有燈易以正月歸乎其黨甚喜諸叅隨復貸之銀俱  
欣然忘歸即謁正復辭守仁曰汝謁正尚未犒汝奈何初二日令  
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甲士六百人射圍度以六人  
制其一復密語叅隨龍光曰每了十人汝可立屏下慰我否則入



皇明補世編  
告計既定。詰旦集仲容等院中。盛設鼓樂。內外不得聞聲。乃召屠人。剖牛豕。階下與銀曆酒肉。兩手莫勝。復以花綵絆繫。已乃勞之。酒三卽頭出。令謝兵道。旣出。甲士盡殲之外。門然人。剖肉勞酒。不令得見。間有强者。須七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甲士且盡。光入告。守仁色變。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守仁卽指所賞者。曰。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須縛之。以示教。已而歷指未賞者。六人。曰。是皆先長者。盡縛之。而出。日過未已。畢事。蓋先時守仁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兵。又爲僞牌。以捕珂黨。爲言。故出池巢。以相給。及是。珂已先歸。夜將半。守仁自率軍走三洲。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守仁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守仁擲百人。叩校。

妙筭

卷旗持炮。火緣後出。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是爲正月七日。而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陳祥。刑珣。李教。推官危壽等。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徑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守仁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巢。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旣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方守仁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卽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疏方上。而夾攻之命已下。守仁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



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  
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  
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泃○頭○賊○巢○與○廣○東○龍○川○  
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  
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  
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  
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  
待○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  
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迨○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  
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

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  
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  
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  
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  
加○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  
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  
合○擊○獲○不○濟○矣○既○而○以○次○盪○平○悉○與○前○議○合○因○奏○設○和○平○縣○和○平○  
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  
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  
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里○遠○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



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  
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凌夷守仁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  
嚴控制改和平巡簡司於泃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其相近各  
巢令自取便利分轄諸地其後一二恃強相抗者守仁自携兵勦  
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  
戶守仁念非王瓊推心任之母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  
容口而內閣輔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且夕軍旅  
無不時與諸儒生講學後乃爲致良知之說蓋本于孟氏之良知  
大學之致知以立言盡掃曲學之支離而直示以本心簡易痛切  
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頃而惡簡束者喜其便交頌以上接孔子而

拘方者不能無呶訾云時寧王宸濠方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  
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守仁守仁亦使  
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  
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詔遣守仁往勘處未至而事已平守仁因  
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劫府  
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卽還而宸濠已遣兵千  
人追之守仁跳漁舟得免儼還南贛是夕抵臨江至新淦邑令李  
美善練士堅請留守仁登城曰汝意甚善惜城小耳四日抵吉安  
知府伍文定力以大義邀之討逆守仁乃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  
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原伍希儒自嶺外復

文成苦城  
小豈欲守  
此耶



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日南  
京空城耳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佯爲檄諸郡邑  
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郤永以邊兵四萬繇陸取鳳  
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繇水取淮陽道督臣王守仁  
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且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  
湖廣發皆會趣南山所經繇關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蠟書貽  
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爲國至意第從使使早出足一離省  
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黠技監者僞若與宸濠  
款泄而縱之宸濠徼得書檄徬徨未決士實養正則皆勸之疾趣  
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

疑敵

給之留兵萬人屬宗支拱樛等爲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  
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知宸濠離南  
昌乃大喜整衆發吉安明日至樟樹鎮又二日誓師次豐城謀知  
賊使精卒四百設伏新舊廠以應省城發精卒四百襲破之先是  
南昌爲備甚嚴聞廠兵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兵驟集益喪氣衆乘  
之呼譟梯絙而上遂入城擒拱樛及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  
焚死城中頗多殺僇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  
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宸濠聞南昌  
告急遂解安慶圍移兵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守  
仁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



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能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進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起羣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三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

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多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弓刀衣甲器物十餘萬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初會樟樹鎮衆議安慶甚急宜引兵拯之守仁曰南康九江皆爲賊有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勢不能援是我腹背受敵也今南昌旣破賊失內據心且歸援如此安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率如計時上以親征名已至涿州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異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



皇明車世編 卷之五 王守仁 七五  
雄豈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繇江而上，抵南昌，咸圖掩為已功。故留守仁之疏不下，守仁乃俘宸濠，取道湖江，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于廣信，欲追還宸濠，縱之鄱湖。侯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速遣人至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

妙用

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羣小在君側，欲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掩功來也。第順皇上之意，猶可挽回。稍逆之，徒激羣下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付永。實錄言守仁至杭州，上遣太監張永邀之，令復還江西。守仁移家而還，永乃潛遣人邏其輜重。守仁懼，乃以宸濠付永，且厚結焉。與此稍異。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衛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譖之於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得免禍。於是守仁請賑恤其士民，且以大水自



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策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上力稱守仁賢。

復爲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推轂守仁，然江西輔臣故衛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躪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卽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sub>○</sub>有可誅之罪，然所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sub>○</sub>。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獠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必倚調上官狼兵若猛。

新建此疏  
豈下營平  
方略



自古屬責  
苗蠻之亂  
鮮不繇官  
吏激成念  
之可爲於  
邑

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平則又  
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是以始  
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  
日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卽其已暴之惡誠宜加誅  
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其咎矣卽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  
父子及其餘黨數人而已其下萬衆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  
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又乃不勝盧王二酋之憤  
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  
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結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  
六七山獍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惑之貧苦流

亾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不此之  
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爲且宜釋此二酋之  
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姦  
弭不測之變迨區處既定德威既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我  
亦何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  
煩天兵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  
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寧有與蕞爾小醜爭  
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昔舜征有苗謂宜不終朝而克顧歷三  
旬之久而後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  
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謬膺重命從事偏隅小



醜非不可以倖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于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于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睹但論者以爲既設而復去恐啓人言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其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臨

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獞猺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奏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之疏是或一見以臣等觀之竊恐目前之效片檄可收事後之機他時難料且中途詢訪未經會議亦非的然處置之方臣等因發其語意所當審處者有五田州既改土爲流因其叛亂而盡易之朝令夕改無以示信須查招別府州事例土流兼設而後可一也岑猛父子職級因罪降革不當仍復府制宜降五品衙門擇人分管庶法紀不致陵夷二也盧王二酋有名首惡不應獨使幸免若果能向順執獻同惡投赴軍門乃可待



皇明車世紀  
以不死聽候安置三也思恩府弘治末年建治安定已久非田州  
比似未可一槩改易儻慮流官增編里甲妄肆科罰豈無法制可  
禁防乎四也本部題准事例坐擒岑猛并斬首來獻者賞銀有差  
仍分給罪人財產量授地方官職今銀兩雖嘗給賞而財產未見  
議撥無以激勸有功必炤依功力輕重分割地產給賞一以殺雄  
據之勢一以勵忠勇之心散財輯衆示兵家所急五也宜令守仁  
會同總領太監張賜總兵官李旻新舊巡按紀功御史據理審明  
詳情度勢應撫應勦或勦撫並行不宜偏執應土應流與土流兼  
設尤在得人并將臣等所陳五事酌量採行務使德威相濟庶國  
體無損上從部議以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但未經詢謀

僉同恐非定論令與鎮巡等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亦許以便  
宜行事守仁遂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  
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  
百人入見守仁爲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  
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守仁疏曰臣奉  
命於去年十二月至廣西平南縣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及藩臬  
將領等官會議恩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盡勦則  
有十患若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以數萬無辜赤子窮搜  
極捕傷天地之和一也用兵以來未嘗交戰而所費銀米數十萬  
今梧州倉庫空虛饋餉不給二也調兵久戍疾死逃亾者接踵若



復驅之鋒鏑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三也兵連兩省民不得耕織事  
久慮易亂乃滋甚四也徵調各土兵無能宣布主威明示賞罰  
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誘之驅敵彼因挾此貪求恣肆五也兩廣  
盜賊猥獍巢穴數千百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募補尚且  
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一隅儻有他虞何以待之六也軍旅  
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民困已極非盜  
卽死七也兩廣土官於岑猛之滅旣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  
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獨  
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先多僱債而來兵回之日死  
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費亦鉅萬今茲復調道路怨苦勢必逃遁

雖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伏憂隱禍  
殆難盡言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皆猥獍  
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其誰與守非獨撤藩  
籬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猥獍爲邊夷拓石開疆九也旣以兵克  
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  
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之命一也息  
財省費民免重困二也戍兵得歸無死亾之慘三也又得及時耕  
種不致窮迫爲盜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陰折天下  
反側之姦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六也息餽運省夫馬解百姓  
倒懸之苦七也土民釋兕死狐悲之憾土官免唇亾齒寒之危八



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亾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獐獍，外防邊夷，中土胥以安枕。九也。土民旣皆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乃當事者莫敢言撫。何哉？蓋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俘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爲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事君，殺其身，苟利于國，且爲

之。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遂撓吾志哉？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齋飛牌歸巢。省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旣赦爾之罪，豈忍失信爾等。擁衆負固，騷動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泄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



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各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於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上覽其疏。嘉之。守仁又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總兵。專駐其地。撫巡諸夷。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右布政使林富及閒住副總兵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豈弟識達。行堅。佑閒于將略。其才俱可使。請以林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其舊職。其一切廩餼輿馬之費。悉取辦於南寧府衛。於軍餉內支給。不以于思田之人。然要之蠻夷。不可治以漢法。流官之設。猶恐不便。况于都府。俟歲餘。經略有次第。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

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道兼理。而柳慶見缺。叅將盜賊竊發。防守可虞。今駐田州。沈希儀舊在柳慶。素諳夷情。仍可改任柳慶。兵部覆如守仁議。得旨。張佑准充復副總兵。協因鎮守思田。地方專在田州。駐劄往來。提調官軍撫安土人。巡撫不必設。凡事專責成守。巡兵備等官。沈希儀暫令柳慶帶管。待新任叅將至日。從宜委任。守仁以田州既平。議處經略事宜。一議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請以田州爲田寧府。因城池修置。府治設流官知府。同知經歷知事各一員。其思恩府設流官知府。宜仍舊。惟念土目各以土俗自治。一議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謂岑氏世有田州。民心繫戀。今請仍建一州。以立岑民之後。查得岑猛有二



子長邦佐自幼出繼爲武靖州知州武靖當徭賊之衝邦佐才足制馭宜復舊職而今所建州請以猛勿子邦相授吏目署州事俟候通陞爲知州以承岑氏之祀若思恩則岑濬之後絕不必更設土官知州矣一議分設土官巡簡以散各夷之黨謂田寧府地除割八甲立州外餘四十甲請分設十九巡簡司每司立土巡簡一員而以土目之能服衆如盧蘇王受等十九人爲其辦納官糧與連屬制御之道悉隸之流官知府而其官職地土令得傳之子孫庶人知自愛而不輕犯法其思恩府各目甲亦宜倣此建置一議用人言田寧府舊有知府陳能奉勅以廣西布政司叅政署府事而左布政使嚴紘不遵勅旨待以屬吏能遂棄職還籍今並置提

問訪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請陞爲田寧府同知待有成績擢爲知府或別選老成廉靖者仍以叅政奉勅掌田寧府事其思恩府知府林朝英屢次奔逃難以臨下宜如陳能一體送部調用而柳州府知府桂鏊近委經理府治民甚信向卽宜陞爲思恩府知府以順夷情兵部覆議上悉從之惟以岑猛子名數與前撫按所報各異令再覈以聞時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者二人與前奏者不合且猛次子邦彥生有嫡長男嬌童又娶盧蘇女生子一人俱不言所在事屬未明詔令復勘至是守仁奏言臣初議立岑氏後該府土目及耆老皆言岑猛四子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彥妻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次邦相妻韋氏出猛嬖



溺林氏而張失愛故邦佐出繼武靖而邦彥承襲今邦彥既死宜立邦佐時臣等竊議武靖地方正當獯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已久民心歸戴况其才力足以制禦各獯今欲更立一人殊難其代兼恐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各目執稱邦輔外婢所生名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派質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故當時直斷邦輔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後紛爭之言也乞勅該帥俯從原議立邦相于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官職名目隨住庶幾人心允服得旨既查勘明白岑邦相准授田州署州事吏目仍聽流官知府

控制先是斷藤峽等處獯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諸賊連結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則入萬山叢箐之中自薄梧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自韓雍大征後無能平者守仁卽用盧蘇王受等且密召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使指揮唐宏等分部護之守仁故止南寧罷還湖兵之應調者偃旗仆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令官軍四面集圍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軍循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盤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以靖兵于烏江口丹竹埕登峴攻白竹古陶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



使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從新噓道。啣枚夜發，直抵八寨，突破石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達等寨，二十八日破周安等寨。五月一日破古鉢等寨，十日破都者明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恩土目常貴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鉄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渡江，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投墜崖谷死。是役也，因湖廣掣還之兵，將思田新附之衆，卒不滿八千，時不滿三月而俘斬三千餘人，深入三百餘里。守仁以捷聞，因言廟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已得展布四體，共成此功。宜先行廟廊舉任協贊之賞，以錄諸禦侮折衝之勞。兵部覆奏得旨：此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恩

威倒置，恐傷大體。但各洞猥賊集亂日久，勞亦不可泯。王守仁姑賜勅獎諭有功人員，下巡按御史覆實以聞。守仁又上疏，經略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用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與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餘小巢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



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業。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當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巢穴。五十年生聚。則賊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令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圖連城邑以鎮定之。則賊失其險。後日不能爲變。連城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不知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逋逃固未嘗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俾之復業。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失此

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賊漸來歸。據險以抗我師。雖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城成。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是何也。若俟其奏報。豈不敗事。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矣。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底平。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逋賊來據。地方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嗷嗷於八寨之役。故其辭懇切若此。

侍郎林富繼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旁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及設流官。則邊



防之守我獨當之昔思恩未設流官之前歲出兵糧備用及流官  
官既設非惟兵糧不出反設守備官督兵千餘守之二十年來反  
叛者數起為鑒不遠且岑猛本無反情身既伏誅長子為戮情法  
相當若籍其上疆刑浮于罪何以服諸夷之心臣以為宜降府為  
州即以猛子那相知州事止選一吏日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  
世其地無事則犄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為便八寨不可遷衛  
有四頑三絕商販不通一也瘴癘疾疫人無固志二也生理無聊  
易驅從惡三也凌險孤居緩急無援四也况南丹衛設在賓州既  
不足以遙制八寨近諸八寨又不得以還護賓州為今日計獨上  
林之三里守仁故議設縣者可達南丹衛于此夫設縣則歸賓州  
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而失此也遷衛則撫八寨之咤以還護賓  
州是一舉而兩得也周安堡居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所會宜  
築新城立守備官分南丹衛軍為兩班番休遞戍仍如守仁議徙  
遷江西所精銳于其中而募附近江右土舍土日使率其眾與所  
備戍兵漸可撤回三里第往來督寨而已八寨聽撫殘徒令徧排  
甲每五十立一村老約束之朔望參守備官聽耕如故而復其身  
募其精壯以隸什伍如此不惟資其實用亦可杜其他謀至于荒  
田思龍五屯守仁諸議皆當而鳳化縣徒寄空名無益事體臣以  
為可裁革上林縣扼八寨而蔽兩江臣以為不可割屬思恩南丹

雖遷其地本屬上林與上林屬賓州臣以為宜各仍舊思龍必須  
建立縣治於那久地方者非獨可以便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  
鎮據要害消阻賊盜也然不宜屬于田州而仍屬南寧為便其議  
與守仁稍有異同事下兵部言周安堡守備戍兵不必設岑邦相  
止授判官署州事俟其勞著而後授之餘悉如富言詔可然守仁方  
上疏而病矣既而病益甚

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五十八桂萼  
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  
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罷世襲并輟郵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  
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  
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于祭及贈誥詞推明為元勳聖學正億得嗣  
爵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  
工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勲迫有志聖學力排紫陽併一切



盡掃去之。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不立太常氏曰：文成之才，真不世出。用之于兵，則除積寇靖巨難。若摧枯朽于平陸，用之于學，則破支離開拘曲。若揭日月于中天，蓋投之所向，罔不奏績者。但儒者所守規矩繩墨，而兵家所尚取與翕張，其不相謀，豈直冰炭。世之善功名者，稱其御鳥合籠豪雋，待宵人蹈險出危，權譎變幻，種種合節，時時得用。然以折之聖賢之繩墨，規矩何如也。審然則惟有坐談寂寞之濱，逍遙廣漠之野，付理亂于不聞者得之耳。一涉亂世之末流，則仆矣。國家之危急，蒼赤之糞粉，誰則任之。愚以爲直反之吾良知所獨知之地，一毫未嘗

以身家功名起念。庶幾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風乎。則卽有權譎變幻，亦兩得之矣。噫，亦難矣哉。

又云：世稱文成平寧濠之功，不知始謀力戰，多繇伍松滋。世以文成之處，盧蘇王受爲失策。不知文成無恙，則蠢茲小醜，必不復叛也。



徐文貞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父黼以郡椽選授宣平丞階舉于宣平公舍  
爲博士弟子會聶貞襄豹爲華亭令奇之進之以聖賢之學嘉靖  
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階爲人短小白皙秀  
眉目善容止旣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語其寮曰此  
少年名位不下我輩予告歸娶甲申八月北上是時言事者以不  
當上尊親意逮訊戍謫累累階遇諫官安磐翰林楊慎王元覲  
皆狼籍血肉中出橐裝遺之或謂有尾舟而詞者階意自若至清  
源夜夢心動反棹彭城而外艱訃至歸服除復故官階性儆敏甚  
巧于機權一意傍名義以釣聲譽故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

對卷  
吾論思



吾儒原無  
像教

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遂為王氏學諸賢豪長者交口稱  
譽階因盡得縉紳間聲克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  
成典會永嘉張孚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眾莫敢持異階奮  
起謂吾輩皆誦法孔子胡啞而不喏者比比耶條具三不必五不  
可狀力與孚敬辯孚敬辭屈益怒上亦以孚敬意為說他御史  
繼之詔論階罪廷多為階解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益從聶貞襄  
游及同年歐陽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欲返之心身而出之至於  
國家典訓章程比詳閭閻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為學而他綴羽績  
綉移商刻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慷慨持論從容於霆  
霹之下而弗為動天下益信階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禁近出

為小官必不堪也至則連捫郡事盡心几案毀淫祠剏社學清久  
繫獄囚即深文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為害久不伏辜監司以  
屬階階乃設方略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  
滿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未任而擢浙江僉事督學政歲週行郡邑  
必徧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不得已而施夏楚必示  
以慘然色諸生皆服無怨者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一如湖  
時文成學尤盛行於江西階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閣選官屬  
改洗馬兼侍讀秩服仍故以內艱歸服除進祭酒為籍籍諸生淑  
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而有曖昧失者亦  
務掩匿覆蓋之諸生亦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



即其傾身  
賢豪故智  
然咨詢有  
得銓政宜  
爾

遷吏部年方四十有三故事吏部官以操柄故率鋪門簡接為防  
嫌示重階則破例延訪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咨  
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真以窺見其人顧見者  
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益有縉紳間聲時太宰屢易始以熊  
恭肅淡繼以唐文襄龍周恭肅用咸推重階階數署部事有行重  
寶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脇階至再階勿應後其人為大帥  
竟抵罪而階所推轂宋莊靖景張襄惠岳王文定道歐陽文莊德  
及范大司馬摠皆天下所共信以為長者當大計所進退不徇眾  
口天下翕然稱賢而最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為  
老成人非上所急也階前推淵淵入吏部顧自處前輩且嘗歷

諸曹郎事取立斷其待階不能如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  
乃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凡王國爵封秩謚併文武大臣  
陳乞祭葬階皆衷之以請報可定為絜令時莊景皇太子冠甫  
成禮而暴疾薨階議喪禮以上及百官皆為期之服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天子絕期不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  
詣停柩所輔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階曰  
不然絕期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  
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上使中涓訶而是  
之令宮中仍皆服衰前此一二秩宗皆好以法市利至階而振刷  
部事稍肅上察階慎勤召入直無逸殿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



撰齋詞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吏部闕尚書廷推階  
爲首上不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累請立皇太  
子不報景王與穆宗同歲差少中外未測上指所嚮階恐有  
釣竒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寇因而及婚禮若開講階復請以齒叙  
先裕而後景復不允既寇階贊景王寇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  
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若何階曰有上黼座而坐則俱嚮西可  
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毋何詔二王婚俱出就外  
邸階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一墻耳名位既不別而誓  
御均衆能保無鬪聲以上塵雍睦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  
慶有坤寧有鶴禁而後人主之勢沈沈今者僅二王耳而悉

諸人後亦  
訖無以功  
名著者

就外邸臣不能不爲陛下寒心也復留中庚戌虜闌入塞一夕  
薄都城中外震恐階奏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勲貴又不知兵  
今繫獄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慎歐陽安素歷邊疆咸著謀勇請  
如張達等例釋而用之授以兵馬必能出力以報不死之恩在外  
緣事有名將官遼東有劉大章周益昌陝西有時陳雖去京稍遠  
亦當宥赦召之此則兵部拘泥管格而不敢言者關廂居民一聞  
虜警必奔走入城宜令兵部同錦衣衛五城御史加意安插內有  
驍健可用者卽募召爲兵旣可以克入行伍亦弭亂之一端也又  
聞兵部欲兵于城外劄營蓋爲捍護關廂之計但恐京軍見敵  
輒走反亂民心而關廂亦竟不能捍護宜急召總兵仇鸞入衛仍

用鸞爲



優其廩餼令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為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此又兵部思慮所未及者疏入上深嘉納之詔宥綸等罪各復原職給與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餘俱如議又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嘗上雖難于還而心念階忠會中消陷虜還為虜乞貢上幸便殿問羣臣階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我何愛焉階曰事有甚于珠玉者上曰卿慮之遠然當何處階曰臣請計緩之上曰何以緩階曰遣譯諷諭以無番文故且徵其情實寔則令聽命于旣脫為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

必得所欲上稱善者再首輔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必得所欲上稱善者再首輔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階與李本從旁史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曰虜鳴張甚中外方洶洶恃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上始首肯陛出而令廷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按虜自壬寅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廷臣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以為宜因其款順納之以為制禦之策乃廟堂不為之主議既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而為之備反戮其使以挑之至於戎馬盈于郊圻腥膻聞于城闕乃詔廷臣議其許否則彼以兵脅而求我以計窮而應城下之盟豈不辱哉自此之後議募兵議增餉輒軒使者旁午于道又調各鎮之卒以戍薊鎮而兵愈弱為一切苟且之政以歛財供費而民愈困乃執政者不深惟主辱臣死之義猶泄泄沓沓益恣其私政以賄成士



縣倖進十餘年間海內騷動愁嘆之聲盈于閭里猶賴主上威  
 明總攬乾綱未至失墜祖宗德澤固結民心幸靡有他不然天  
 下之禍可勝諱哉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非虛言也  
 時上震怒誅兵部尚書丁汝夔等而副使聶豹以坐法成都御史何棟久廢階因言近者逆胡深  
 入郊畿皇上按諸不任事者罪內外臣工莫不震懼矣但人才  
 不同不擇而用之終無以稱任使世論大率重修謹夫修謹之士  
 平時非無可稱然而循途守輒不足以倉猝應變徐言緩步不足  
 以慷慨立功今當應變立功之秋苟付之若輩是匠氏以柄為案  
 終于不稱而已伏覩原任都御史何棟原任副使聶豹其才識膽  
 略迥異時流而豹守平陽禦虜已有成效獨以不能顧瞻俯仰為  
 世俗態是以仕不果達乞勅吏部急將二臣起用原任推此意廣

收異能待以殊格庶緩急有濟上納之命亟查豹棟取用階又  
 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令督撫廣招上  
 從之時以朶顏三衛寶導虜人請顯責之階謂三衛導虜無顯跡  
 顯責之虛則憤而自疑實而我不能討將顯叛我而就虜非計也  
 不若責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為然自是言便  
 宜者率密諮階階寢益任用甲辰階等又言今皇子年十有六選  
 婚講學寔維其時然必先行冊立大典使名位素定而後寇婚諸  
 禮可以次及臣等職掌所司謹昧死請大學士嚴嵩等請允其奏  
 上報曰二子各以本禮舉行寇婚何害今乃逼君不已謂何令  
 階具儀奏階等覆言舊例親王寇禮行于奉天門之東廡婚禮行



于出府之後，今若二王同日行禮，恐執事人衆不便周旋，請以長幼爲序，婚期亦然。且暫于皇城內先行婚禮，俟建有府第，乃更議之。疏入，上問嵩曰：出府成婚例也，豈宜暫居宮內？嵩曰：先年五王同冠，俱出府成婚，以名位相等。他日俱當之國耳。今非前比，雖冊禮未行，倫序已定，凡事須從慎處。上曰：二王同體，如何？又欲分別，其俱以三月行冠禮，選婚候，勅行府第，卽修二所，不許違慢。階之進用，大非首輔意。階爲前輔，夏言所薦，嵩已殺言，每思間階不可得，亾何而？孝烈祔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繼悼靈自九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深德之，旣崩始謚曰孝潔，尋易今謚，且以睿考入太廟，非中外公論。恐萬歲後祧時有

所更動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祧。仁宗而以孝烈主祔廟，階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先殿別室。上盛怒，趣階再議，階不得已，遜言曰：以今上論，仁廟固所當祧，乃聖子神孫事，臣子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太廟奉先殿各二室。今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上不許，竟祧。仁宗祔，孝烈以上難于增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說而前是。上信真人陶仲文言于邯鄲建呂仙祠，使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議祔廟解。旣上改議，耐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以至虜入寇。上意亦益懈，乃使尚書



顧可學行嚴嵩遂謂階可孽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乃才勝耳是多二心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自危甚不知所爲乃精心齋詞且瞻上意所向而先之而結左右爲之地 上意漸解是時咸寧侯仇鸞方以入援獲 上眷恣睢甚階事事裁節之鸞欲掩三衛以爲功又欲併趙時春入嚴兵皆以階不可而止未幾以獲間功加少保久之兼東閣大學士會鸞疽發背虜衆沓至鸞猶不肯吐大將印階密奏云鸞疾非旦夕可愈防秋方急 皇上早賜斷處庶免悞事又云 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于一將者且戰守異術人鮮全才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

日後亦可無虞蓋其時鸞疾雖甚勢尚薰灼 上意尚未可測未敢盡言 上報云吾非不知鸞但欲甚其所爲耳竟以是夕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 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 上欲罷入衛卒階言其非計 上詢京營所以弱振之何繇階謂營兵皆市人子食不給仍匿跡爲輿僮以其美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謠詠故其帥務爲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必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克賞賚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倭事起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倭之去來無常兵發則倭已去



至論

誰任其費。大司馬惑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已去。又踰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餒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懼。請發精卒六千人。偏裨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而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階咎。與因而搥之。而階所請入衛西卒。其

至論

帥陳鳳力戰。卻虜虜遂巡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雷兵算無異也。將自有堪否。階又上疏謂將較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較北。輒用軍與法。而守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較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較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糧具。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鬪。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訖于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于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琬。斥撫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寵。



逮階有力焉。階又念虜盜邊爲桀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石直中金三兩，而戍卒月餉七銀，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階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上前俱道本指所以爲者。上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上下三人獄，尋端考掠無所得，三人遠戍，階獲解，尋加太子太師，嵩設詐危階，百端階旣以恭謹媚上，及多行賄左右，力爲彌縫，外復結姻于嵩子孫，且置田宅于江西，以示締交，以緩

其毒，日夜苦心，如豢虎然，故得不敗。乃上雖重階而猶隱之前，是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使鍊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混也。階惶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于保天子萬年，是非政本而何。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于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姦。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嵩懼然懼，乃寢會。上居西苑，永壽宮災，時以



皇明車十紀  
夜半宮城門皆閉。上卒下密札問兩輔臣。嵩念永壽工鉅不易興復欲請。上還大內階獨對曰。天意隘永壽不稱。宸居欲皇上擴大之耳。且不日功可就也。上大喜。乃以永壽工屬階。階計三殿甫息。工楚蜀不可復屬之伐材。卽伐材亦不可猝至。三殿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詔如階議。仍命階子尚寶永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階乃率禮與大司馬楊博等之工所計度。土石程工力搜伏緝。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兩營兵列宮城外爲儲。胥以相屏蔽。報可。

上尋自玄都徙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屬。極其宏麗。上益喜。進階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益階。旣與嵩有隙。惟恐爲嵩所傾。日夜窺。上意逢迎之。無所不用其心。至是密札諮問。交午階所鮮及嵩矣。時議實善。嵩對而病。階之諛然以天下之恨嵩。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先是嵩子世蕃賣官鬻爵。恣肆無忌。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發。會有術者藍道行。以箕仙術進。上頗信眷。事必咨之。階因深與之交。上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札所焚之。不能答。則答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所答具如旨。道行狡乃僞爲紙封。若中官所齎者。及



焚而匿其真跡以偽封應。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上復問我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極之報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速極以在輦轂下恐震驚。皇帝欲俟外遣戮爲糞粉矣密以告階階恐稍遲則。聖意解半夜卽遣人邀御史鄒應龍具疏劾嵩父子詰朝上之。上勸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憐其和良承意慮後無當者忽忽不樂手諭階欲傳嗣令擬詔階極言不可而吏部禮部奏遷應龍通政叅議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鄒應龍爲邪物不宜轉官階恐爲應龍累力爲

相臣名藥

關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輟嵩直廬賜階階旣居首揆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階與嵩同事天下賂貽多寡雖不能盡同階例不敢拒每謂人曰吾懼以潔形污也然爲日旣久人亦已不貲矣時輔臣表煒數出直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得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

至論



惡人爲我櫻之。深情隱隱。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已用者不濫留。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子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發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階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克筐篚。宜嚴禁。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通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蕪。伊王坐法銅。皇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克邊用。以一補宗藩之祿。不

出自文臣  
難自閣臣  
尤難

給者中消爭欲蠅襲之弗得也。前是奏軍功。率資閭閻。階以爲武夫計功。而文吏闡澤。何以勸勞。自是報捷不復與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旣以久絀尚書銜。上欲崇以宮保。階力持。祖宗無是法。無啓倖端。上默然寢之。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階體小惡。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階力言不可。餌上遂止。先是湖廣黃岡縣奸民胡大順。貢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九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賫以入京。因道錄司



皇明通志  
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趙楹獻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進秘法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交歡楹時上方幸此三人故廷玉以厚賂致大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乩批扶乩者如何不來然未言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爲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問喚至詐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宮或有所使然者大順可仍用否階曰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于扶箕若中外通同得上旨乃能答不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擾果息別

生事端尤不敢保不若如前治之以法爲正也 上悟乃報曰藍田玉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曰水銀非可服食詐傳 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後羣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惡乞 聖明速斷以消隱禍 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繇楹也比錦衣衛且上獄辭 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 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果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也 聖明斷而行之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具密疏匿殿樞中伺間訴 上前爲大順等申解 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且得與田玉

持正



祠釐豈急于虜警不以聞而不為之備必至失機為之備則近專擅宜上之罪其不早聞也

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玄玉俱論斬。錮于獄。楹尋斃獄中。大虜繇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謀之階。階草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為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米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板。以故中外心稍定。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于。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叅將郭琬。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

辭恩雖揣上意為之然自是大臣美行

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為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勤王將士。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及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方憂愧之不暇。至于臣博。方為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賚可希。始袁煒聞而咎階。謂何故辭。至是。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自是為博畫筴。往往先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為。上



言亾論練事如博卽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上然之。自是倚注博不復求代矣。階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虜窺黃土嶺及一片石。上憂之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皆驍將。亾慮也。亡何慮果爲文智所拒。階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階自袁煒卒後獨當國意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上數難之。階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欲留則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攘此位爲私物。而恩威常出于上。此例也。上曰。而亦徇例耶。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於是階緣上旨復請二輔。而上復難之。

爲國求賢

豈復知謀國哉一意專擅而已

令俟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顧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卽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卽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十年之前。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卽可以爲未可。恐未可以數月就也。上遂用太宰嚴訥。大宗伯李春芳入輔。而起太宰郭朴於憂。扣滿代訥。自嘉靖初。張孚敬。夏言。嚴嵩及階相繼爲相。無非以讐機毒矢力相屠僇而得之者。階先是已幾失之。表煒煒死。因擇其謹畏可制者。引薦以厚結其心。而後拔進之。故訥春芳之在內閣。嚴事階甚不。敢少以僚案自居。有所斷決。唯唯而已。卒不意猶幾大敗于高拱也。權利所在。足以動人殺機。如此。竭其心力。曲媚以結主巧。中以



政府如此  
可嘆可慟

殺、人、日、夜、觀、釁、決、機、間、不、容、髮、而、暇、分、其、心、思、知、慮、之、萬、一、以、圖、國、事、乎、即、有、所、為、亦、不、過、僂、得、僂、失、爾、何、足、據、以、辨、賢、奸、也、階、之、始、為、禮、部、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輒、報、寢、時、裕、景、二、王、方、並、重、朝、野、憂、其、端、以、為、且、有、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為、蠱、矣、一、旦、論、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姦、人、亦、得、罪、去、一、日、上、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弗、任、卦、數、向、周、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惶、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醜、者、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叵、測、今、何、足、疑、也、上、又、謂、得、無、以、久、待、為、恨、乎、階、又、力、辨、而、上、猶、以、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為問且云賢孝難必吾言不甚妄  
階又言 成祖之在位久 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  
史冊甚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  
萬萬無可疑者然階每進言必密令人傳之裕邸以居調護功  
上方不豫景王忽上書請躬詣玄嶽祈醮以嘗 上詔下階所階  
知為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者而王復上書以病求鑿階請遣  
醫乘遽往治而擬旨王既有疾宜自靜揖玄嶽之醮遣官代行可  
也無何王竟薨長史以訃聞故事聞訃當王妃不當長史 上問  
之階階念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俱為景王所侵租入而賦猶  
在民即小緩諸藩有因而請佃者急為 上言景府之老成人所  
慮得早行  
得便



以有此誤。恐誤復有大者。宜遣一信臣往。階草勅令其慎護王柩。祇奉靈筵。宮眷日用必令給足。內外出入必須謹嚴。庫藏存積之貨。禁戢王人。毋容侵攘。田湖租賦之籍。悉歸所司。毋容欺隱。既成。而以指諭撫按。令奉詔行之。獲永爲楚人業云。上下制建。零壇及更興。都故宮殿階雅。不欲憚發之口。則以庫藏匱卽。襄水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嚴嵩當國。開利孔。以結歡。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稱功。遂定爲額。額輒不登。而商多。亾匿急。則雉經。階請仍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閫。以上債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爲暴。階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

善干救直  
臣之術蓋  
古有之

殺之。階疏言。瑞固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要領之死。沽直耳。彼甘于禍。則無務以禍窮之。彼求大名。則無務以名成之。容而置之。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矣。上始抵階疏地。徐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得母死。上久疾。諭階曰。朕病十四日矣。不見全復。茲就大誌成。一南視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之地。必奏功用。臥輦至七月。還京。階奏。聖躬旣久未平。正宜加意靜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但論撫按取進爲便。上堅意欲行。階曰。臣昨奉諭。不敢仰贊者。第一爲。聖躬計。第二爲國計。蓋已亥迄今二十七年矣。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祐。亦豈必

詳婉曲中



待遠行而後臻萬康之慶也。已亥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邊及增京城并居庸等關守備。今邊境多虞。兵馬積弱。而六飛遠狩。根本空虛。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此其可大慮者。伏乞深留聖思。毋致輕舉。以貽後悔。于是上乃罷南幸之議。猶時念郢中不置云。上病益甚。階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階可少慮。輔理非輕者。當是時。閣臣併階為四人。而有所顧問。獨階他。閣臣取克位而已。以是不能無後言。階弗復顧。上崩。穆宗卽位。階遂罷齋醮。土木復廷。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悉以遺詔行之。時門人張居正為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

草上報。可詔遂下。同列皆惴惴若失。而朴尤推時語。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卒亦無如之何也。諸人俱負時望。階悉用之。且不次超擢。驟登顯要。諸人既歸德于階。以伊傅推之。傳聞海內。樂道喜談。階遂擅名賢相矣。上享天下久。登極吉凶大典。亾所考。階久繫籍。觀故事品式。明習典則。從容應之。悉中條理。上欲幸故都。階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不發大駕。上卽位未幾。於諸大典。未一舉行。而先幸故邸。非所以慎始而示盛德。休光於天下也。上嚴階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不踰日矣。先是。世宗方病。在直者惟高拱。盡携其書籍器用。以出都給。中胡應嘉。遂承階意。疏劾拱。謂其蓄二心。于時閣臣雖四人。其露鋒

正論侃侃



穎而與階角者惟拱人謂是疏入拱禍且不測以世宗已在彌留不及問故拱得全然其恨應嘉而銜階益甚會計吏已得旨而應嘉又上疏救一二臺省非故事于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上甫卽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藉階度朴爲拱報仇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旣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汝嘉其語有所侵撻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汝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上初卽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汝嘉罪

調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朴復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汝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慘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以力勝拱益不悅而恃上左右多裕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詈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終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卽背之今又



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背先帝，欲爲先帝收人心，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効力于醮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卽堅臥引疾。拱亦引疾，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于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初先帝嚮信階甚，階雖嚴戒苞苴，其諸子多所干請，無敢拒之者。舍

人子橫行鄉里間，大受其毒，頗有指拱故鉤得之緣，飾爲疏將以訐指階。至是迫則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識者謂是舉也。階實始禍，而拱竟不競云。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汝嘉狀。于是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脇辭悖甚。階曰：往者已失刑，再邀賞得賞，必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

爲國持大體



丁未劉天  
叙之亂欲  
于孝陵發  
之正以此  
也

曰營兵卽變有郭城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  
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  
往日新軍易與耳苟生變卽疾擊殺之以爲若功不而罪也階度  
兵已嚴乃因兵科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  
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亾敢譁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  
致語階謂先帝新棄羣臣卽食稻猶不可而况宴樂臣不敢奉  
詔上於是併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涓以意問曰祀  
在次日。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上以祀來乎以觀  
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

簡透

畢出觀一日忽奉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率同官上疏  
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景帝而革於世宗臣  
聖陛下以世宗爲法以兵政隳廢爲慮上不憚督責頗峻  
而階等諍愈力乃寢俄復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  
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  
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戎飾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  
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聖躬重戎務輕當先帝時嘗欲立二  
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事亦寢虜分道入  
寇其寇近畿者土蠻自墻子嶺入掠涿河西而寇山西者俺荅也  
破石州等郡邑階以京師及諸陵尤重今二虜闕而黃台吉者尚



匿不露形恐其悞我兵東西援而突入以擣我之虛急請切責總督劉燾等督兵隨賊勦逐仍阻守滦河勿容西渡其黃花等鎮加慎隄備以防黃台吉竊發仍發京兵一枝駐通州以護陵寢保漕餉俱取旨行之時上御經筵畢而詢階以戰守方略掌詹趙貞吉條對甚詳階不能荅乃請至閣議及議貞吉首言宜用首相巡邊階不懌竟以漫語上覆是時上方秉淵穆諸臣始奉玉音竟無長策登對殊缺望也不久貞吉出而南矣虜退當第失守狀時薊鎮頗能尾賊鹵斬至千數然不蔽罪俱有旨逮鎮撫以下置詔獄問階謂薊鎮吏士自托以獲功當遷賞而驟聞逮其帥不無駭忿當緹騎行戒之曰吏士遮而曹訴第二云山西失事重而薊鎮輕

妙用

法不得不兩逮以示警耳必不以山西例例而帥必不以而帥罪掩若等功兵部已為若等上功籍矣緹騎至鎮吏士萬人環擁馬首哭且絮幾不得發以階指諭之即解散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慰留加伯爵俸恩典優異階曰腆矣一文墨吏何功于上固辭久之乃視事復奉旨內監李佑往蘓杭監織作時以詔令就停久矣階疏阻之不可得念佑素貴而其人頗長者乃盡以宿弊告曰公往母言利利歸公者一而歸下者二奈何待之受讜也吾欲使臺臣接去之是又代公受譽也公何不與臺臣共其譽且教以所織作徑進御前母落局中少年手佑曰善一如階言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

妙用



此等妙用  
惟華亭獨  
擅

所欲論糾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論糾璫其黨百餘邀御  
史於午門外毆辱之御史大夫王廷欲上疏糾羣璫以問階旣已  
許尋念疏卽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  
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禮之佐  
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  
相公母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耳爲司  
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母論御史王臣卽天子臨御之  
所而羣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詞得其人而速  
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上必不怒諸公體故  
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窘

不能自匿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  
京淨軍階旣以詔旨省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  
所持諍又多宮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假宛曲而行久之其人  
益側目所謂承奉芳者旣貴與滕祥埒雅好名自負以呂強鄭衆  
之流時時言外廷事所司以格裁之不能快而歸咎階謂階主之  
階亦覺其意會上欲幸南海子階諫不聽始嘆曰夫已蹈國寇  
之上而尚難持滿乎遂稱病御史張齊因論階姦利六事階再疏  
辭獲允新鄭再起銜階未已乃就家起故蘇州守蔡國熙爲江南  
監司以伺察階初國熙爲蘇守適階方逐嵩獨操國柄勢燄張甚  
蒼頭滿鄉城罔敢犯者松之郡縣幾無細民數千金之家一見垂



延必中以禍不折而入不已也。然其人既折而入，旋枯聲勢，復肆毒他人矣。久之，人且樂爲之奴，强者得爲權利，弱者亦避徭役，有司多苦之。蘇與松尤近流毒，時時及之。國熙以愛民爲心，故稔聞而痛惡之。有犯者，輒引繩批根，至欲甘心，而御史數難之，不得舒也。國熙因棄印綬去。及階還，凡爲其家所魚肉者，悉迎至京口，訴詞且三千餘。意階必有以泄衆怒，階已先入諸子言，悉不爲理。鄉人益銜之。至是多起而侵階，至有上書訟階父子罪惡者，事下撫按。悉委國熙。國熙至窮治之，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駟小人至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其咻堵其室矣。時春芳雖以拱之

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過甚。間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緣而論春芳，乃力求去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又復于撫按居間，而蔡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璠、次子琨、珉，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于官。御史聞之，朝拱乃爲旨，謂太重，令改讞拱之客，乃構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公獨多子。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之言，我何知，以故爾自疑。而拱之客大構其間，計逐居正。然拱徒剛暴而實淺，居正深不可



測拱非其敵也。亾何居正竟以內璫馮保力逐拱去。階禍盡免。先是階之去也。雖繇張齊之爲拱修伎。然居正實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宦。以是亟報許。旣而心愧之。階旣去。亦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故終賴居正以全。壬午年八十。上使使存問。祭未卒。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較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太常氏曰。自蘇季子以揣摩稱。其說不傳久矣。世乃有工其術如文貞者乎。揣摩。皇上意指。十得八九。揣摩邊圉情形。亦十得五六。揣摩同事之讐機。美之股掌之上。揣摩天下之公議。收之嘖笑之間。恐季子復生。或不及也。論相于世廟之世者。率爲屈一指。豈非扣窾卻于盤錯之會。回意旨于潛默之中。得救時作用哉。然則和齋詞。

結左右。主上信之不疑。安其身而後動。亦欲功見言傳耳。非止如俗相之循默固寵也。若乃怙子之非禍。幾不測。明哲固有所窮。其亦驕溢之常情矣。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其亦...









